Pali Sutta Pitaka巴利经藏笔记

森海岩原

**前言**：巴利语经藏为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正典三藏之首，教义可能接近部派佛教根本上座部之铜牒部；北传佛教相应典籍称阿含经。所阅藏经参考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出版之日译本之汉译。

# 长部（共3集34经）

### 戒蕴品

#### 梵网经/梵纲经Brahmajalasutta

[一时，世尊与五百比丘众，由王舍城往那烂陀村。]

1. 游行者须卑以各种方式诽谤佛法僧，而其弟子梵施童子以各种方式称赞佛法僧；于此世尊见：忧愤或欣喜都成为障碍。
2. 世尊列举凡夫以琐细卑近、有关俗戒等语赞叹如来：
3. [小戒]舍杀生、舍不与取（盗）、舍非梵行（淫）、舍妄语、舍两舌（离间）、舍恶口、舍绮语，离采诸木之伐植、离非时食，离舞乐粉饰高床金银、离受妇少奴隶，离受生谷肉山羊鸡豚象牛马、离差使传卖买贿赂谲诈虚伪、离伤害杀戮拘束剽夺窃盗。
4. [中戒]离根干节芽种生植物之损伤、离受食饮衣乘卧香财等积蓄物、离观听歌舞兵斗等娱乐、离赌博、离高床大座、离粉饰装饰、离无益徒劳之理论、离诤论（语言论辩）、离使者传信（官职任免）、离欺瞒饶谀。
5. [大戒]离无益徒劳之横明（各种占卜命咒）。
6. 世尊开示寂静微妙之诸法（对62种前际后际论的批判），以对其之赞叹为对如来的真正赞叹。诸前际论有：

* 我及世界常住论

1. 有人能想起前世宿住，一生二生多生。
2. 有人想起过去之存在，一劫二劫多劫。
3. 有推论审查家自称经过推论审察得，我与世界常而诸有情流转。

* 我及世界一分常住一分非常住论（几个堕成神话）

1. 某时世界坏灭、诸有情转生光音天；某时世界生成、梵宫现于空中，某有情由光音天殁而生于虚空梵宫。初有情因孤独而起愿其他有情也来此，于是诸有情皆降于梵宫。初有情念自己是支配之梵天自在主，其余有情皆其化作且短命少权。后生之某有情又于天殁而生于地，出家得三昧而忆念前生。故梵为常而化生者非常。
2. 某戏忘之诸天因沉迷喜乐法而消失其忆念、死殁其天身而生于地，出家得三昧而忆念前生。故不消失忆念之诸天为常而天身殁者非常。
3. 某意愤诸天因嫉妒而身心疲劳而死殁其天身……忆念前生。
4. 有推论审查家称此眼耳鼻舌身之此我非常，而称此心意识之此我恒常。

* 世界有边无边论

1. 某人对此世界起有边想而住。
2. 某人对此世界起无边想而住。
3. 某人对此世界之上下起有边想、其横纬起无边想而住。（有边亦无边）
4. 某推论审察家认为以上三者皆妄语，此世界确实是非有边亦非无边。

* 伪乱无序之诡辩论

某人不如实知此是善或不善（或其他是非问题），因畏说妄语、厌恶取著、或闇昧愚痴，故以“不以为然、亦不以为不然，无异想、亦非无想、亦非无无想”作答。

* 我及世界是无因生论

1. 某无想有情天想生时即从彼天殁而生于地，出家得三昧生起想念，但更此以前不能想念，因以前我不存在而今我转为有情，故我及世界无因生。
2. 某推论审察家自称经过推论审察得。

诸后际论有：

* 有想论

无病有色有想、无病有色无想、亦非有色亦无色、非有色亦非无色、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亦非有边亦非无边、一想者、异想者、少想者、无量想者、一向乐者、一向苦者、亦苦亦乐者、非苦非乐者

* 无想论

无病有色无想、无色无想、亦有色亦无色、亦非有色亦非无色、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亦非有边亦非无边

* 非有想非无想论

无病非有想非无想而有色、而无色、亦有色亦无色、亦非有色亦非无色、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亦非有边亦非无边

* 有情断灭消失无有论

1. 此我有色，四大所成父母所生，身坏即灭
2. 属饮食者之我，身坏即灭
3. 为意所成而具大小一切之肢节、非缺根之我，身坏即灭
4. 犹有空无边处我，身坏即灭
5. 犹有识无边处我，身坏即灭
6. 犹有无所有处我，身坏即灭
7. 犹有非想非非想处我，身坏即灭

* 现生有情最上现法涅槃论

1. 实于现在具足、满足五欲乐时
2. 离诸欲、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离生喜乐之初禅住时
3. 内心安静、得心一境性、无寻无伺，由定生喜乐之第二禅住时
4. 舍喜、正念正智、由身受乐，舍念乐住之第三禅住时
5. 灭先前有喜悦及忧恼、舍离苦乐，达舍念清净之第四禅住时

于此世尊见：彼等皆依六触处，感受种种触，由触缘受而[有]爱，缘爱而[有]取，缘取而[有]有，缘有而[有]生，缘生而[有]老、死、忧、悲、苦恼。是故比丘，如实知六触处之集、灭、味著、过患及出离者，彼则知比此等更殊胜。执此诸见者犹受网罗困住其中而浮沉，应切断引导生之[根]而住。（知而不取著，得知内心寂静；无执取而解脱）

#### 沙门果经

[尔时，世尊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众，住王舍城小儿医师耆婆之庵罗园。]

1. 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子阿阇世欲亲近沙门婆罗门，诸大臣依次奏荐不兰迦叶、末伽梨瞿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婆浮陀迦旃延那、散若夷毗罗梨沸、尼乾子，王皆默然不应。耆婆以十名号“彼世尊，实是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荐世尊瞿昙，王应然乘象前去。行至庵罗园不远处，王以实有千二百五十比丘众而无音声故，心生恐怖而疑耆婆谋害，耆婆劝进圆堂之门而见世尊。
2. 顶礼世尊比丘众毕，王问：世间有种种技能职业者皆于现世有得成果，以令家庭亲友安乐幸福，则沙门修行之现世果报如何？王回忆曾问过的其他沙门婆罗门之解答：

* 不兰迦叶：非业（无意义无作用）。杀戮无罪恶之果报、布施无功德之果报。
* 末伽梨瞿舍罗（邪命外道派）：轮回之净化。一切有情无自在力（能动性）而皆由自然之决定结合、相互变化，如是在各种阶级上感受苦乐，八百四十万大劫的轮回流转已时则为苦之终止。
*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断灭论。人由四大成、身死即断灭，布施为对愚者所设，死后之存在为无根妄言。
* 婆浮陀迦旃延那：由异而异。此等七身非能作、非所作、非能造、非所造，以常住不动故，不变不害、不致苦乐，若人以刀断他人之头，无有夺命，唯刀过七身之间隙尔。
* 尼乾子：四种禁戒。[避]一切水以防(杀生之恶)，以(避)一切水控制(杀生之)[恶]，以[避]一切水抖落[恶]，以[避]一切水触达[制恶]。
* 散若夷毗罗梨弗：矫乱/诡辩论。“不如是想、不想如此、亦不想其他、不想非如此、亦不想非非如此。”

世尊说沙门果报：若王之某恭顺侍奉的奴仆或纳税的农夫，于某日思悟后剃度出家，王无令其再归于己下，反而问讯起迎、供衣食住护之。

1. 世尊说十名号开示证悟，自称宣说善、具足文义之教法、圆满清净之梵行，说声闻者依波罗提木叉之禁戒出家，具足：
2. 戒蕴：【参照梵网经戒律】
3. 诸根之防护：触入根时不执取总相和别相。
4. 正念正智：时刻皆具正智。
5. 望之满足：护身之衣、养体之施食、知所行往。

而住于旷野、乞食、结跏趺坐、起深正念。舍弃贪欲、害心嗔恚、惛沈睡眠、掉举恶作、疑，令心净化。又，舍离五盖：观己如负债者、如疾病者、如囚狱者、如奴隶、如怖畏险路者。

复次，世尊以沐浴喻，说四禅住（由离生喜乐、由定生喜乐、以舍而正念乐住、无苦乐而成舍念清净）。

复次，世尊说比丘可得内心寂静安住，倾注于智见而证知我此身是色所成、无常坏灭之法，而我之识依此存在。

复次，世尊说比丘可化作意所成之身，而使一切大肢小肢不异其己身。

复次，世尊说比丘可证得种种神通：化身、任意行、天耳、彻见他人心、见宿住（前世）、天眼。

复次，世尊说比丘之心倾注于漏尽智，得证知四圣谛（此是苦、此是苦之集、此是苦之灭、此是到达苦灭之道），解脱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而生智慧，证知‘生已尽、梵行已修、应作已作、更不再生’。

1. 王归依佛法僧而为优婆塞、忏悔弑父夺位，世尊纳受之。及王殁后，世尊论道：彼王衷心感激悔过，若不弑杀父王者，今王于此座应离尘垢以生法眼。

#### 阿摩昼经

[一时，世尊与五百比丘众，游方拘萨罗国，住于伊车能伽罗林；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住于王城郁伽罗城。]

1. 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有弟子阿摩昼是读诵者、持咒者，精通三吠陀、仪轨、语源论、第五之古传说，通晓文法论、顺世论、大人相而无遗漏，沸伽罗娑罗遣其探访沙门瞿昙是否声名如实。阿摩昼追问以何知，尊师言神典中所传俱足三十二大人相者，在俗即成转轮王征服四海而治、出家即灭烦恼成应供等正觉，以此可鉴。
2. 阿摩昼携诸青年婆罗门会见瞿昙，瞿昙坐而阿摩昼或立或行相与对谈，展示出对沙门法卑俗之鄙夷（我慢心）。阿摩昼因世尊说其缺欠修养而忿怒不喜，以恶语攻击释迦族是卑俗者，例举前事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之人怠慢阿摩昼、不敬供婆罗门。

瞿昙问阿摩昼姓氏，答曰康哈耶那。瞿昙讲述释迦族历史：

甘蔗王欲禅让王位与其宠妃之子，故驱逐年长四王子于雪山山麓湖岸之大娑迦树林，四王子以恐畏血统混乱故偶配自己之姊妹，甘蔗王得知赞曰“不愧为释迦(sakya，能力)王子”，此后乃称释迦族。甘蔗王有婢女生一黑(音译康哈)儿，即诞即呼“令洗浴我，脱我不清物”，众人以之为恶鬼，即康哈耶那族之祖先。

阿摩昼试图否认，瞿昙提醒他婆罗门大长老阿阇梨之言教，三度向其追问康哈耶那族由来，并告知其对于有理由之询问应明白解答，若乱答、默然、回避，则当场头裂七分。其时，夜叉(一说帝释天)持灼铁悬于阿摩昼头上，阿摩昼见此恐怖，最终承认了瞿昙是正说，而此同时诸青年婆罗门则起攻击阿摩昼，言其为恶生者婢女之子。为解其攻击，瞿昙继续讲述：

康哈后来成为伟大的仙人，习得梵天咒后求娶甘蔗王之女库达卢比，王鄙其低贱而怒，拉马蹄形箭而卡住。康哈言，若向下方放箭则国土破裂、向上方放箭则七年不雨，只可向第一王子立箭、虽保证王子平安而身毛不动。王从之并战栗于天罚，最终与其女库达卢比。

1. 瞿昙向阿摩昼问四种情况下的种姓法律：
2. 刹帝利男子与婆罗门女子所生男子：在婆罗门间得受坐席、给与食事、传授咒文、不排除婚嫁；在刹帝利不受即位灌顶（因母系不纯）。
3. 婆罗门男子与刹帝利女子所生男子：在婆罗门间得受坐席、给与食事、传授咒文、不排除婚嫁；在刹帝利不受即位灌顶（因父系不纯）。
4. 因作恶而被剃头撒灰放逐的婆罗门：在婆罗门间不受坐席、不与食事、不授咒文、排除婚嫁。
5. 因作恶而被剃头撒灰放逐的刹帝利：在婆罗门间得受坐席、给与食事、传授咒文、不排除婚嫁。

又引梵天常童子之偈：‘人人尊种姓，刹帝利最胜，人天之众中，智德人最尊。’以论证刹帝利为优而婆罗门为劣。

1. [话题另起于上下文残缺的问答……]

阿摩昼：其德[行]者何耶?其智[明]者何耶?

瞿昙：不说此等‘汝有我程度之资格，汝无我程度之资格’；断除束缚于生之论议、姓之论议、慢之论议及论嫁娶已，则实成就无上之智德。

阿摩昼：何者为德[行]？何者为智[明]耶?

瞿昙：【参照沙门果经具足戒、四禅住乃至四圣谛】，如是之比丘称为智成就、德行成就。对此无上智、德成就之失败因由有四：

1. 未到达此智、德成就之境地，则担捧修道者之资具
2. 未到达食落果实之境地，则取锄笼，‘我是食茎、根、果之行者’
3. 未到达此无上智、德成就之境地，未到达食落果实之境地，未到达食根、茎、果之境地，则于村里、市镇作护摩堂而事火
4. 未到达此无上智、德成就之境地，未到达食落果实之境地，未到达食根、茎、果之境地，未到达事人之境地，而于四衢大道造四门之家屋：‘若有由此四方来之沙门或婆罗门者，我当尽力供养。’

瞿昙指出：汝与汝师皆俱足四种失败之因，缺乏无上智、德成就之资格者。汝师沸伽罗娑罗其恶劣行者，未到达智德之成就，令汝多受灾祸。例有，沸伽罗娑罗言“秃头沙门，卑俗、习黑法、下劣之彼等，是何物!敢与精通三明之婆罗门对谈!”、沸伽罗娑罗受拘萨罗国波斯匿王之供养却不许当面只许隔纱对谈。

瞿昙指出，昔之婆罗门诸仙人（阿吒摩、婆摩、婆摩提婆、耶婆提伽、鸯耆罗、跋罗陀皤阇、婆摩吒、迦叶、婆咎）创造秘典，今之婆罗门不过仿效复读，因此故入仙人道，应无是处（没走对门）。又，对比古仙人之生活姿态，得知“汝与汝师，皆非为仙人”。

1. 尔时，世尊始出大精舍经行，阿摩昼随行、于佛身乞数三十二大人相，除二相（马阴藏、广长舌）外尽观，故疑而不定。世尊知此事后显明二相，阿摩昼确信而归，告其师沸伽罗娑罗：“彼尊者瞿昙，实如是人而不相违，俱三十二大人相而无所缺。”并以世尊之对谈，尽语告沸伽罗娑罗。

沸伽罗娑罗闻言忿怒，“咄，何是我等之似是而非学者！如是方法之行动结果，其身坏死后当堕地狱。汝立语以攻击彼瞿昙，却被瞿昙暴露我等之秘事。”次日，沸伽罗娑罗往见世尊，世尊从对谈之一切，语沸伽罗娑罗，如是语已——

沸伽罗娑罗：“瞿昙！阿摩昼是愚者，愿尊者瞿昙容忍阿摩昼。”

世尊：“婆罗门，阿摩昼是为安乐之身。”

尔后，沸伽罗娑罗亦乞数三十二大人相而疑于二相，世尊现之，沸伽罗娑罗遂起实信，请世尊听受食事（请宴），世尊默允。

世尊食迄，依次讲说了布施、持戒、生天，诸欲之灾厄、邪恶与污秽，出离之利益；在沸伽罗娑罗将要生起信念之时，讲述四圣谛之法义。沸伽罗娑罗遂生法眼：“凡任何之物，集起之法，皆是灭尽之法。”并归依尊者瞿昙、法及比丘众。

#### 种德经本经

[一时，世尊与五百比丘众，游行于鸯伽国而至瞻婆城，住于瞻婆之伽伽莲池畔；种德婆罗门住瞻婆城，此城乃摩揭陀王斯尼耶频毗娑罗所赐与净施之地。]

1. 瞻婆之婆罗门及居士闻沙门瞿昙来，群集诣访，种德婆罗门见之异之，亦欲往之。瞻婆之婆罗门劝曰，尊者种德不应往见沙门瞿昙、沙门瞿昙应来见尊者种德，否则种德减名瞿昙增望，并列举种种理由：
2. 尊者种德血统清净，上溯七代祖先系谱无可责难；是富裕贵族。
3. 是读诵者、持咒者、精通三吠陀、仪规、语源论、第五之古传说，悉知语法论、顺世论、大人相；有殊胜之容色、修德善言，是诸师中之师、青年婆罗门诵咒良师，是经验丰富之老者。
4. 受摩揭陀国王斯尼耶频毗娑罗、婆罗门沸伽罗娑罗所敬重，住于王城净施之地。

尊者种德则回答往见沙门瞿昙甚为至当、瞿昙来我甚不至当，并列举种种理由：

1. 沙门瞿昙是舍离众亲族、舍离财富、父母不同意且落泪满面而剃度著裟以舍离俗家、由高贵刹帝利族而出之年轻出家者。
2. 有殊胜之容色、戒具足而成就善德、善言明义；是诸师中之师，实灭欲贪，是业论者、行为论者，为婆罗门所尊信之无过失。
3. 由大富裕种族出家，从外国外地遥远而来；有数千之天人归依沙门瞿昙，有十名号称扬、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友善和蔼亲切仁慈，为四众所敬重，被称为诸教祖中之最上者，以无上明行之具足得称誉。
4. 摩揭陀国王斯尼耶频毗娑罗、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俱归依沙门瞿昙。
5. 凡沙门婆罗门来至种德之村地者，悉为我等之宾客、应受敬重。除了上述种种，瞿昙之美德不可量知。

遂种德与婆罗门众俱往诣访瞿昙。于林间路上种德心想：若向瞿昙提问却被告知“不应如是询问、应如是询问”，则在座者都会蔑视以“无知未熟、无适当能力质问瞿昙”；或若瞿昙来问而自己的回答不切其意而被告知“不应如是答、应如是答”的话，则在座者都会蔑视以“无知未熟、虽答而不能适其意”；而若现在打道回府的话，则其会众会蔑视以“无知未熟、傲慢恐畏而不敢见沙门瞿昙”——这些都会使自己名誉受损而受用减少。

世尊之住处诣已，种德婆与世尊共相致意交换感铭之语后落座，瞻婆城之婆罗门及居士或礼敬、或交换礼仪之致意、或合掌、或告其姓名、或默然而坐。落座后，种德仍在思虑路上所想的问答不妥之后果，并希望瞿昙只问及其师所传之三吠陀；世尊知种德之心念而思：“此种德自寻烦恼，我对其只问有关彼师所传之三吠陀。”

1. 于是瞿昙问种德：具足何者，婆罗门得称为婆罗门、即其言“我是婆罗门”正当而不堕妄语。种德闻之欣喜，“呜呼！此乃我所愿求”“我之回答，实能得适彼意”，遂挺身正直以应“具五种特色者得称为婆罗门”：
2. 母系父系俱为正生，血统清净，溯上至七代祖先，其系谱无可被责难。
3. 读诵圣典、持咒、精通三吠陀、仪规、语源论、第五之古传说，悉知语法论、顺世论、及大人相。
4. 色美容丽，仪容相好如莲花，有殊胜之容色、威严而无卑劣。
5. 有德、修德、修增上德具足。
6. 学高、[奉供物、奉酥油]之奉持护摩者中，为第一或第二之贤者。

然，瞿昙问此五者中若除去一者，是否仍可称为婆罗门；种德答曰可能，可除去第三条容色。瞿昙又问此四者可否再除去其一；种德答曰可能，可除去第二条诸咒。又问三者可否去一；曰可能，除去第一条生（出身）。

此时，诸婆罗门开始抗议“尊者种德，勿如是言”，认为种德不仅“轻损我等之容色、轻损咒、轻损生”、甚至“堕入沙门瞿昙之言论也”。世尊应答之：汝等若为种德非博闻不贤明、或种德之对论不充分，则汝等与我对论，否则应自默然而令种德与我论议。种德亦请瞿昙默然，而自答诸婆罗门“我非轻损容色、咒或生”，并例举侍众中种德之甥鸯伽：鸯伽满足前三项（容色、咒、生），而若鸯伽是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语、饮酒者，则容色咒生毫无益处，因此具足后两项者得称为婆罗门。

随后瞿昙追问诸婆罗门，余下二者是否可去一；诸婆罗门答曰不然，凡有戒则有慧、有慧则有戒，戒与慧于此世间称为最上者。瞿昙肯定了戒慧相随的说法，进而追问“戒者何耶？慧者何耶？”诸婆罗门答曰，对此义唯知如此而已，愿瞿昙明此说之意义；瞿昙便广说戒【参照沙门果经具足戒】与慧【参照沙门果经四禅住乃至四圣谛】。言毕，种德赞叹而归依世尊、法及比丘僧伽，并于请明日容受请食。世尊默允，种德行右绕礼而归。

次日，世尊与僧众前往种德家受食事。于世尊食已，种德向瞿昙解释说，若他在会众中从座立起而向世尊瞿昙敬礼，则将受会众轻蔑而损减名誉和受用，因此希望瞿昙把他行合掌视作行起立礼、取下头巾视作行顿首礼；而在乘车下车时也因彼故，希望瞿昙把他挺直笞杖视作行下车礼、手直下垂视作行顿首礼。世尊以法语教诫激励种德，种德欢喜而去。

#### 究罗檀头经

[一时，世尊与五百比丘众，游行摩揭陀国，入摩揭国婆罗门村佉那婆提，世尊住于佉那婆提之庵婆罗树园；究罗檀头婆罗门住于佉那婆提，此城乃摩揭陀国之斯尼耶频毗娑罗王所赐与净施之地。]

1. 【此段叙事结构与种德经本经框架一致】 尔时，正在为究罗檀头婆罗门举行隆重的牺牲祭，有七百牡牛、七百少壮牡牛、七百少壮牝牛、七百牝羊、七百牡羊为牺牲而至于祭坛柱。佉那婆提之婆罗门及居士闻沙门瞿昙来，群集诣访，究罗檀头婆罗门见之异之，因思“沙门瞿昙知三种牺牲之祭仪及十六祭法，今欲行盛大之牺牲祭，我往而问之”而亦欲往之。佉那婆提之婆罗门以诸理由相劝，究罗檀头也以诸理由回答，遂究罗檀头与婆罗门众俱往诣访瞿昙。世尊之住处诣已，各自行礼落座后，究罗檀头请瞿昙说三种牺牲祭式及十六种祭法，瞿昙遂说故事：

往昔有摩诃伟质多王，富藏金银财宝，王独于静处时思“我能得人间财宝、征服广大土地，应举行盛况之牺牲祭，以令我长夜利益与安乐”而问顾问之婆罗门，垂教令利益安乐之法。顾问之婆罗门答曰，目前于村镇有杀害、于道路有掠夺，王不应于此多灾厄之国土征收税金，用刑法威胁、暴力镇压消除此等苦难非正当方法；而应与农牧者以种子食物、与商业者以资金、与勤勉于官职者以食事俸禄，则必安住国土、人人欢喜踊跃。

王曰“消除我掠夺之苦难，依尊者之指示”，又问行大牺牲祭之事。顾问之婆罗门遂列举诸牺牲祭之资助：

* 四种之同意群：刹帝利族、大臣眷属、富豪婆罗门、富豪居士
* 摩诃伟质多王成就之八法：

1. 母系父系俱正生，血统清净，溯上至七代祖先，其系谱无可责难。
2. 色美容丽，仪容相好如莲花，梵色、梵威者，庄严而无卑劣。
3. 大富豪、金银财宝充满仓库。
4. 有武士力，备足四军(象、马、车、步军)，以此名声，威服敌军。
5. 有信心而心诚施与，对沙门、婆罗门、贫穷乞食者，门不关闭，如泉供应，以行慈善。
6. 于任何事，皆博识。
7. ‘此是此语之意义，此为此语之意义’，以知一一之语义。
8. 博学贤明，而有能力，思考过去、未来、现在之事。

* 顾问之婆罗门成就之四法：

1. 母系父系俱正生，血统清净，溯上至七代祖先，其系谱无可责难。
2. 读诵圣典、持咒语、精通三吠陀、仪规、语言论、第五之古传说，悉解语法论、顺世论、大人相而无遗漏。
3. 有戒德，增上之戒德具足。
4. 博学贤明，执持祭具杓子之第一、二位者。

然，于王之大牺牲祭前，顾问之婆罗门说三种法：大牺牲祭欲行、正行、行已竟三时皆不可起任何悔恨，否则即消失大财产。又，依十种方法排除王行祭时生起之悔恨，即告诉王：[王之]牺牲祭，杀生者、不杀生皆来[祭场]，诸杀生者，由彼等所行[恶行]唯属彼等，诸不杀生者，愿尊者于彼等作供养、欢喜，于内生起净信；……乃至……偷盗者/不偷盗者、邪淫者/不邪淫者、妄语者/不妄语者、两舌者/不两舌者、粗语者/不粗语者、绮语者/不绮语者、贪欲者/不贪欲者、嫉妒者/不嫉妒者、邪见者/正见者……。又，依十六种方法，教导奖励令王之心欢喜，即告诉王：若有人以“王行大牺牲祭，却不招请刹帝利族”批评王为不实，王应如是知“王行供养，欢喜而内心生净信”；……乃至……不招请大臣眷属、王非血统清净、王非容色美丽……【相应于上文诸牺牲祭之资助的十六支】。

尔后行牺牲祭。此祭中不杀牛羊鸡豚、不杀伤种种生物、不截断祭坛柱、不刈祭用吉祥草，备祭之家仆、雇佣、助祭者皆无受鞭吓、无受呵责、无有泣泪流于颜面者，唯以酥油凝乳蜜糖以告此牺牲祭之圆满。尔后，四种之同意群各向王献诸财宝，而王皆拒绝，四者众议拿回不可，乃决以随后祭。于是刹帝利族于东方祭坛、大臣眷属于南、富豪婆罗门于西、富豪居士于北，各备置施物、依初祭之礼规再祭以成。

故事讲完后瞿昙总结：如是有四种同意群、王成就八法、顾问婆罗门成就四法，此称为三种牺牲祭式及十六种祭法。

1. 于是，诸婆罗门皆随喜赞叹，而唯独究罗檀头默然。究罗檀头考虑道：沙门瞿昙不言“我如是闻”“应该如是”、而唯说“其时，彼如是”，则瞿昙必是那时的王或顾问婆罗门之转世；瞿昙承认道“实为彼时祀祭主之顾问婆罗门”。

众婆罗门问，有否比此三种牺牲及十六祭法，更少烦杂伤害、更多果报功德的牺牲祭；瞿昙答有，即时常布施、随祀宗族、供与有戒德之出家者。众婆罗门问，以何因缘少伤害多功德；瞿昙答，因见不到诸鞭打及系首者等。

又问有否比以上两种更好的祭法；答有，即为四方僧伽建造精舍。

再问；答有，即俱深信心归依佛法僧。

再问；答俱深信心而受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再问；答【参照沙门果经具足戒之广说】。

再问；答【参照沙门果经四禅住】。

再问；答【参照沙门果经证知色识之坏灭】，证知色识是坏灭之法。

再问；答【参照沙门果经四圣谛】，证知更不来此生。

言已，究罗檀头归依尊者瞿昙与法及比丘众，令放解诸七百祭牲、令其得水草凉风。

尔时世尊为究罗檀头顺次说法，即施论、戒论、天论、诸欲之灾祸、邪恶及污秽、出离之功德，待究罗檀头之心从顺踊跃时说最胜法义，即苦、苦之集、苦之灭、苦灭之道；究罗檀头遂于座而证知“任何集起之法即是灭尽之法”。既，究罗檀头已见法、得法、悟法、深入法、度疑惑、离犹豫、得无畏，唯依师之教而不依他者，便令请明日之供养，世尊默允。

次日，世尊与僧众前往往究罗檀头之祭场受食事。食毕，为究罗檀头说法勉励。

#### 摩诃梨经

[一时，世尊住毗舍离之大林重阁讲堂；拘萨罗国及摩揭陀国之众多婆罗门，为某要事而来住毗舍离。]

1. 拘萨罗国及摩揭陀国之众婆罗门闻沙门瞿昙来，群集诣访。诣已，见世尊之侍者那耆多尊者（姓迦叶），受告“非时奉见世尊之时，今世尊往自室宴坐（打坐？）”，便退坐而言“奉见世尊已，我等[始]离去”。又，离车人之奥他达与众多之离车人来访，诣已而见那耆多尊者、亦受告而退坐。再，沙弥尸哈(意译狮子)来到迦叶尊者处，问愿此等诸众得见世尊。那耆多答曰然，并请尸哈自行前往以告世尊。尸哈前往世尊处，告知有访客愿得见；世尊答然，并令设座于静室[前]之阴凉处，遂出静室而著坐。
2. 众婆罗门与离车人得见世尊，共相间讯后落座。离车人奥他达（姓摩诃梨）白世尊，几日前离车人之须那迦陀(意译善宿)告其曰“我依住世尊之处三年，已见种种令人可爱、愉快及导致贪欲之诸天景象，然尚未闻到同样之诸天音声”，而问世尊此种音声是否存在；世尊肯定了可爱、具欲、导致贪染之诸天音声实为存在。摩诃梨追问以何故那种尚未闻到的诸天声音存在；世尊答，有比丘向东方……乃至南/西/北/上下四维……修习三摩地，求见那样的诸天景象、而不求闻到那样的诸天声音，因此不得闻之，又有比丘向……修习三摩地，求闻诸天声音、而不求见诸天景象，因而不得见之，又有比丘向……修习三摩地，兼求见诸天景象、并求闻诸天声音，因而兼得之。

摩诃梨问，诸比丘于世尊处修习梵行，是否是为自证此等三摩地；世尊答否，诸比丘于此处修习梵行，是为实证更殊胜之诸法。摩诃梨追问如何之法，世尊依次列说四圣果之殊胜诸法：

1. 有比丘偏断三结，入于预流，其性不堕，必定趣证三菩提。
2. 有比丘偏断三结，而稀薄贪欲、嗔恚、愚痴，入于一来果，唯一次来此世界[欲]，作苦恼之终尽。
3. 有比丘偏断五下分结，成为化生者，于其般涅槃，为不还来此世界。
4. 有比丘遍尽诸漏，于现身自证知，作证无漏解脱、慧解脱，成就而住。

摩诃梨再问，为实证此等之诸法，可有道、道迹；世尊答有，即此八支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1. 世尊语摩诃梨：一时，我住憍赏弥之瞿师罗园，普行者满提左与持木钵之弟子阇利耶来访，问道“其命与身，是一或是异”，我依次答之以【参照沙门果经具足戒之广说、四禅住、证知色识之坏灭、四圣谛】；然，世尊问彼等二出家者：则持此知此见之比丘，若云“命与身是一、或是异”，是否相应。答曰不相应（按觉音尊者注解为相应，但语义不通），“我如是知、如是见，而不言‘命与身是一、或是异。’”。

#### 阇利经

[一时，世尊住憍赏弥之瞿师罗园。]

【参照摩诃梨经最后一部分】

#### 迦叶师子吼经

[一时，世尊住委若国之康那揭陀罗(金槃)鹿野林。]

1. 尔时，裸行外道迦叶诣访世尊。迦叶言世尊，我听闻‘沙门瞿昙，呵责一切苦行，绝对非难、骂詈一切弊秽生活之苦行者’，以问是否属实；世尊申明此见实非我说而纯属诽谤，并称“以清净超人之天眼，亦见有苦行者身坏命终后生于恶趣地狱者、亦见有生于善趣天界者”。

世尊告迦叶：有游行善论之博学者沙门婆罗门，以射串毛发之细心[弓术]摧破诸见而谓以智慧。彼等与我，或有某分一致、某分不一致（例如彼言是我言是、或我言是彼言非），凡于不一致之处则放置不言，凡于一致处应由师对师、由教团对教团各自审问、究明、合议。我实于此各审问中为多数之智者所称赞：凡不善者、有罪者、不应为者、不相应者、污秽者等，沙门瞿昙比其他尊贵教派之师及弟子众更完全舍离此等[恶]法；凡善者、应为者、相应者、清净者，瞿昙获得更完全此等[善]法。

世尊告迦叶：通过八支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之实道、道迹，可如是知、如是见：沙门瞿昙，是说适时语、真实语、有义语、合法语、适律语者。

1. 迦叶告世尊之种种苦行法：
2. 离服裸形，无礼仪[法]、舔食后之手[指]，不受招待持请、不受瓶皿之食，不食鱼肉酒、一日一食乃至半月一食，从事食、饮之修行。
3. 食生菜、稷、生米、鲜苔、糠、饭汁、胡麻粉、草、牛粪、森林之树根、自落之果实而过活。
4. 著纯麻纱衣、半麻纱衣、冢间衣、粪衣、提利达树皮衣、黑玲羊皮、黑玲皮织之衣、吉祥草衣、树皮衣、木片衣、人发所织衣、马毛所织衣、枭羽所织衣；或为拔须发行者；或为常立行者；或为常蹲行者；或为卧荆棘行者；或为卧板床行者；或卧露地行者；或为常卧一侧行者；或为尘垢衣者；或为露地住者；或为随意住者；或为食腐物者；或为不饮水者；或实践一日三浴而住。

世尊告之：若人如是修习，然不勤修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彼实远隔沙门法婆罗门法；而比丘修无恚心、无害心、慈悲心，于现世灭尽诸漏，自证知、自证已而住时，于无漏之心解脱、慧解脱，实可称为沙门婆罗门。

迦叶反驳：沙门法婆罗门法难行、难知。

世尊解释：那只是一般世人所言，仅因其程度琐细、又是苦行之故，而说其难行难知是不恰当的，这些事哪怕是取水之婢女也能做到；除开程度琐细、又是苦行之故而难行之沙门法婆罗门法，说其难行难知才是恰当的，其实修三心、灭诸漏、得解脱的比丘才可称沙门婆罗门。

迦叶问：然则，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者何耶？

世尊答：【参照沙门果经出家者四支之圣戒蕴】为比丘戒具足、【参照沙门果经出家者四支之防护诸根门、去五盖、四禅住】为比丘心具足、【参照沙门果经证知色识之坏灭】为比丘慧具足；无更高妙之戒心慧具足。

世尊告之：某沙门婆罗门有诸戒、诸苦行厌离、诸慧、诸解脱，然而我未曾见有其谁之最殊胜能与我相等者，更何况能比我更殊胜者，故我之增上戒、苦行厌离、慧、解脱实最殊胜。

世尊告之：其他之普行者可能有言‘沙门瞿昙实为师子吼，但于空处而不于大众中吼之’，汝应回答‘勿如是言。沙门瞿昙作师子吼者，于大众中亦然’；或言‘沙门瞿昙实为师子吼，但彼非无所畏……乃至……然，其实诸人不向彼询问……然，其实被询问者，不能答所询问……然，其实彼之回答，不能使问者心满足……然，其实彼等不认为倾听此解答……然，彼等闻而不净信……然，彼等已净信而不现净信之面貌……然，彼等不如实而行……然，彼等如实行而不成就……’乃至……汝应回答‘沙门瞿昙作师子吼也，于大众中亦然，为无所畏，人询问彼，答其所问，能使问者心满足，认为诸人皆倾听，闻而净信，净信现面貌，如实而行，行而成就。’

1. 世尊告迦叶：一时，我于王舍城灵鹫山，有苦行梵志名尼俱陀来问关于遁世[之事]，我答时彼甚欢喜。迦叶随喜答：谁闻世尊之法不甚欢喜乎，我闻亦然。遂归依佛法僧，请于世尊之处出家，得受具足戒。世尊告之：凡异学者，愿于此法及律出家、受具足戒者，应别住四个月后，经诸比丘同意方可出家成比丘；迦叶应愿。

受具戒不久之间，长老迦叶远离、不放逸，诚心、精勤而住，良家之子出家而过无家之生活，成就无上梵行，于现世自证知，自证知已，自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生”，如是尔后，长老迦叶成为阿罗汉。

#### 布吒婆楼经

[一时，世尊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布吒婆楼普行外道，与三百普行外道众，住于末梨园，镇头迦树所围绕之大讲堂教义论究所。]

1. 晨早，世尊思往舍卫城行乞思时间尚早，即往访布吒婆楼所住末梨园中镇头迦树围绕之大讲堂教义论究所。尔时，布吒婆楼普行外道与诸大普行众共坐而大声喧哗议论种种无益之横明[论]——王论、盗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论、饮论、衣服论、寝床论、鬘论、香论、亲论、乘论、乡镇论、村里论、都市论、田舍论、妇人论、勇士论、街巷论、井边论、亡灵论、其他杂论、水陆[世界]起源论及如是有、无论。

布吒婆楼遥见世尊来，立令大众宁静：“沙门瞿昙宁静之赞叹者，若彼见我等为宁静之众，会认为有来访之价值”。世尊行止布吒婆楼处，受其欢迎而落座，问“为何论讲而集会于此，又为何停止论议”。布吒婆楼答，集会之因由及所所论暂搁置不谈、这种论调以后很容易听到，但我想起几日前有许多外道之沙门婆罗门会集于议论堂而论议‘如何是增上想之灭尽’，众人观点各异：

1. 人人之想，是无因无缘而生、灭。于生时即有想，灭时为无想。
2. 想是有来、有去之人我。来即有想，去即无想。
3. 有大神通、大威力之沙门、婆罗门，彼等输入、移出人人之想，输入时即有想，移出即无想。
4. 有大神力、大威力之天神，输入、移出人人之想，输入时即有想，移出即无想。

然则世尊于此何见。

世尊答曰：‘人之想是无因无缘生、灭’乃错误，人想之生、灭是有因有缘，且学习而想生、依学习而想灭；所谓学习即【参照沙门果经出家者四支之圣戒蕴、护持诸根门、舍五盖、四禅住】、达空无边处、达识无边处、达无所有处，依如是学习而一些想生、一些想灭，直达想之顶点，彼于此顶点知‘思虑为恶、不思为善，因若我作意、思虑，则此想灭、他想再生’，因此他不思虑、不作意，以使彼想灭、他想不生、达到灭尽[诸想]。然，世尊问是否曾听闻如此渐次灭尽增上想而达之说，答曰否。

布吒婆楼问：此想之顶点是一、是多；世尊答：是一亦是多。

布吒婆楼问：想与智二者，先生、后生、非先非后生；世尊答：先想生后智生。

布吒婆楼问：想与人之我，或一、或异；世尊反问：汝对于‘我’如何思惟；布吒婆楼依次给出三种回答：

1. ‘我’是有形，依四大所成、搏食之所养。
2. ‘我’是意所成，具足大小之支节、诸根之完具者、
3. ‘我’为无形，是想所成。

而世尊皆答之以：若我是如此如此、而人有一想起则他想灭，依此差别可知想与我是异。

遂追问：那你可否让我得知，想与我到底或一或异。世尊答：你依他人之见、信、持、学、行以为旨，欲知此事实在是困难。

布吒婆楼又问：然则，世界是常、无常、有边、无边，命与身是一、是异，如来死后存在、不存在、亦存在亦不存在、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实而其他是虚伪？均答以：我不如此记说。问：于此等何故不记说；答：不适于义、法，且非根本梵行，又不导于出离、离欲、止灭、寂静、证悟、正觉、涅槃。

再问：然则，世尊所记说者何；答：我记说‘此是苦’‘此是苦之集’‘此是苦之灭’‘此是导苦灭之道’。问：何故记说；答：适于义、法，是根本梵行，且导于出离、离欲、寂静、证悟、正觉、涅槃。

布吒婆楼赞之“实然”，以乞食适时故，世尊离去。

尔后，众普行者以其赞叹沙门瞿昙之所说故、嘲笑耻辱布吒婆楼：“我等认为沙门瞿昙于‘世界是常住’等十支，无一法有确实之说示。”布吒婆楼答：我也认为瞿昙对此十支无确实说示，但瞿昙如实正知而立脚于法、以说适法之道，我何不不给予肯定。

1. 经二、三日后，象首舍利弗与布吒婆楼诣世尊之处。布吒婆楼对世尊言说了那日普行者嘲笑布吒婆楼之后事。世尊称“彼等一切普行者皆如盲目无眼，汝是其中唯一具眼之士”，并复述了一遍所记说之法、所不记说之法。

世尊告布吒婆楼：有沙门婆罗门主张‘我于死后，为一向安乐、无病’，于是诣访之，接连问“汝等事实知见世界一向安乐耶”“汝等更知觉一夜或一日、半夜或半日，有一向安乐之我耶”“汝等如是知此是道、道迹，为实现一向安乐之世界耶”“汝等曾闻彼诸天神生一向安乐世界之说示音声耶”，得到的回答皆为“不然”，犹如有人说我求爱于某国之第一美女，却说不出其种姓、姓名、身高、肤色、住处，则此人之说合于事实吗；布吒婆楼答不然。

又告布吒婆楼：亦有主张‘我于死后，一向幸福、无病’……于诸问皆答“不然”，犹如有人为登高楼制作阶梯，却不知高楼在何处、楼高几何，则合于事实吗；答不然。

世尊告布吒婆楼，有三种我得：

1. 粗之我得：有形之[色身]，四大所成、搏食所养者
2. 意所成之我得：有形之[色身]，具足大小支节、诸根圆满
3. 无形之我得：无形色之想所成者

又告之以永断三种我得之说法：依此而随入，舍离杂染之诸法，增长清净之诸法，于现法中，广大智慧之圆满，至自证、通达而住；但不要认为如此之后，可得愉快、欢喜、轻安、正念、正智，得安乐而住。世尊复问我之所说合于事实；答然。

象首舍利弗问：若当粗之我得时，则唯粗之我得是真实，其余两种我得为虚妄吗；若当意所成之我得……乃至……吗。

世尊回答：若当粗之我得时，唯称粗之我得，不称其余两种；若当意所成之我得……乃至……。又反问象首：若有人问‘汝已于过去存在，汝曾非不存在；汝于未来世当存在，汝当非不存在；汝于现世存在，汝正非不存在耶’当如何回答（这是个语法转换游戏）。

象首答：应答‘……我正非不存在’。

世尊又问：若人又问，‘过去之我曾存在时，唯过去之我为真实、而未来及现在之我都为虚妄吗；未来之我当存在时……乃至……’，该如何回答。

象首答：应答‘唯这个是真实，其余二者都为虚妄’。

世尊解释，三种我得相互排斥，亦是这个道理；恰如由牛而有牛乳、由乳而有酪、由酪而生酥、由生酥而有熟酥、由熟酥而醍醐味，则当有牛乳之时，决不称为酪、生酥、熟酥、醍醐味而唯称牛乳，当有酪之时……乃至……；“此等乃世间之共称、世间之语辞、世间之名称、世间之记述法，世尊正当利用此等而不著也。”

布吒婆楼与象首舍利弗二人随喜，遂归依佛法僧，皆于世尊面前出家、得受具戒。后来尊者象首舍利弗成为阿罗汉。

#### 须婆经

[一时，长老阿难，于世尊般涅槃未久，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堵提耶子须婆住舍卫城。]

1. 堵提耶子须婆遣其童子诣往沙门阿难处，慰问并邀其前来堵提耶子须婆之住处。童子至阿难处传话毕，阿难答“今服用药石而不适宜，明日适机往之”。次日午前，阿难以制多迦比丘为随行沙门，前往诣访堵提耶子须婆。

堵提耶子须婆问：尊者瞿昙劝导、令入、使诸众安立其处，所称赞之诸法为何。

阿难答：世尊称赞三蕴，即圣戒蕴、圣定蕴、圣慧蕴。

问：戒蕴者何；答：【参照沙门果经圣戒蕴】；堵提耶子须婆赞之。

又问：定蕴者何；答：【参照沙门果经四禅住】；赞之。

再问：慧蕴者何；答：【参照沙门果经证知色识坏灭、四圣谛】；赞之。

堵提耶子须婆遂归依佛法僧。

#### 坚固经

[一时，世尊住那烂陀城之婆婆利庵罗园。]

1. 尔时，长者坚固诣访世尊。坚固言那烂陀城人敬信世尊，劝世尊令一比丘展现上人法之神通奇迹之示导，此当令城民更加敬信；世尊以“我不向诸比丘作此说”拒绝了。坚固再三劝之，于第三次时，世尊答以“我自证知而开示三种示导”：
2. 神通神变：分身、隐身、穿墙、遁地、踏水、跏趺浮空、手摸日月、现身于梵天之世界（依建咒梨明咒）
3. 记心神变：能观察诸有情及他人之心、心所及寻、伺。（摩尼柯咒）

但世尊以知此二种神变之过患，而厌患、惭愧、避遣使用它们。

1. 教诫神变：教诫‘汝应如是寻思，汝勿如是寻思；应如是作意，勿如是作意；应舍离此，应到彼而住。’，【参照沙门果经出家者以至四圣谛】。
2. 世尊告坚固：往昔，于教团中有一比丘，思考‘此等四大种、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于何处而灭尽耶’，其心入定而显现趣天道，依次求问于四大王众天、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帝释天、夜摩天、须夜摩天子、都史多天、观史多天子、乐变化天、妙化天子、他化自在天、自在天子、梵众天等诸天处皆未得答案，最后至于大梵天处。比丘问之、梵天回答“我是梵天、大梵天、胜者、无能胜者、一切见者、支配者、自在者、作者、化作者、优越者、创造者、主宰者、已生未生者之父”，比丘解释“我不是问‘卿是……耶’、我是问‘四大于何处灭尽’”，梵天再答其十三名号，比丘再解释之，梵天抓其手臂而退于一隅，解释道“我因梵众天以梵天无所不见、知、经验故，而不在其面前说明也，我实不知四大于何处灭尽，汝当问于世尊”。

比丘遂消失于梵天之世界、现于世尊前，而问于世尊。尔时世尊喻之，昔有航海商贾者携视岸鸟乘舰，航行海洋至不见陆地时放飞其鸟向四方之空，若发见陆地则飞去、否则飞还其船；汝亦如是，寻此问题之解，往梵天之世界不能得、而回归我前；然而你不能这样询问‘四大于何处灭尽’，而当如是问：

‘水、地、火、风于何处不坚住？长、短、细、粗、净、不浮于何处不坚住？名与色于何处灭尽无余耶？’

则有此解答：

‘不可见无量之识，于一切处舍弃。则于如是之处所，水、地、火、风不坚住，长、短、细、粗、净、不净亦然，名与色灭尽无余。由识之灭，此[一切]之灭也。’

#### 露遮经

[一时，世尊与五百比丘众，游行至拘萨罗国之婆罗提婆村；露遮婆罗门住此婆罗提村，乃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所净施拜领之地。]

1. 尔时，露遮生如是恶见‘沙门婆罗门证知之善法，不从所证知之善法为他人宣说。是故，他人能为他人作何[饶益]乎?实如断故缚而新缚，于是，我说此是贪欲之恶法。’

露遮闻沙门瞿昙来，遂遣剃头师背西卡诣往世尊处、慰问并邀其明日受请食。次日，背西卡往世尊处传讯‘食膳已备’，并请求世尊除去露遮之恶见，世尊答以‘或如是’。诣至食毕，世尊问露遮是否真的认为‘沙门婆罗门证得善法、却不将之宣说给他人，此乃是恶’，露遮答是。

世尊继续问：你领住裟罗婆提村吗？露遮答：是。

问：如果有人说‘露遮住娑罗婆提村，该村之生产唯有露遮独享，不分与他人’，则依靠你生活的人们不会成为障害者吗？答：成为障害者。

问：则障害者，是得利者还是失利者？答：非得利者。

问：那么，失利者对他起慈心还是害心？答：害心。

问：起害心是邪见还是正见？答：邪见。

世尊断言：那么，我说邪见者之[生趣]，就是地狱道或畜生道。

世尊又问：拘萨罗国王波斯匿领住迦尸及拘萨罗耶？……乃至……地狱或畜生道。

世尊总结：因此，持汝之恶见的人是障害者：依如来之教法、律而证预流果、证一来果、证不还果、证阿罗汉果之良家诸众，到达殊胜地位，以及积生天行之生天界诸人；而作障害者，则无利益恩惠，而现起害心，因而乃是邪见，盖邪见者之生趣，于地狱、畜生之二道中之一道也。

1. 世尊继续说，但是对于这三种师者的责难，确实是合于真实而无罪的：
2. 有一师虽出家修行，却而未证得沙门果而为弟子说法，言‘此是汝等之利益，此是汝等之幸福’弟子也不闻听彼言、不坚立般若（了知心、知解心），离师教而行[自己]之道。
3. 有一师虽出家修行、却而未证得沙门果而为弟子说法，弟子却闻听彼言、坚立般若、离师教而行己道。
4. 有一师出家修行、既证得沙门果而为弟子说法，弟子却不闻听彼言、不坚立般若、离师教而行己道。

露遮问：那么世间有不应责难之师者吗？

世尊答：有，【参照沙门果经出家者以至四圣谛】，证得如是殊胜之果位者，其师于世间，为不应被责难之师。

露遮随喜，归依佛法僧、而为优婆塞。

#### 三明经

[一时，世尊游化拘萨罗国，与五百比丘众，至拘萨罗国婆罗门村之摩那沙加达，住于村北阿致罗筏底河边之庵罗林；此时，摩那沙加达村，住有众多有名之富裕诸婆罗门。如商伽婆罗门、多梨车婆罗门、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生漏婆罗门、忉提耶婆罗门，及其他有名富裕之婆罗门等。]

1. 尔时，青年婆悉吒及跋罗陀皤阇相与步行、争论于正道邪道：婆悉吒以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之所说为‘正道、此道是真实，欲解脱者行此道，则得与梵天合一’，而跋罗陀皤阇则以多梨车婆罗门之所说为证，相互不能说服对方。于是婆悉吒说，释迦族出家之释子沙门瞿昙今住于庵罗林，我们去问他、他说什么我们就如是受持；跋罗陀皤阇说好啊。

二人诣访世尊处，婆悉吒向世尊说明二人的争议异议，瞿昙问及‘对何而起’，答‘对于正道与邪道之议论’、又问‘就像村里乡镇有很多路、但都汇集在一起一样，凡所有之婆罗门、各行此等之道，能得与梵天合一否’。

世尊三次问：那你说‘彼等[种种道]，能得解脱，而与梵天合一否’婆悉吒三次答：我说‘能’。

又依次问：通达三明（利俱、沙磨、耶输三吠陀）之诸婆罗门、诸婆罗门之师、诸婆罗门师之师、溯至七代先师之中有何一位亲见彼梵天否？答：不，实无其人。

言：于通达三明之诸婆罗门中，有创造咒文、赞歌之古仙人；而今之三明婆罗门，唯依此等古仙人遗下之咒文、赞歌而读诵、歌咏而已。那么，阿吒摩、婆摩、婆摩提婆、毗婆审吒、耶婆提伽、鸯耆罗、跋罗陀皤阇、婆悉吒、迦叶、婆咎等古仙人，说过‘我等知此，我等见此：梵天之所在，梵天之来处，梵天之去处’吗？答：无如是说。

问：则综上所述，三明诸婆罗门之所说，不是无意义之言吗？答：实然、实无意义。

世尊总结：那么彼等三明诸婆罗门，不自知、不自见证，而教之与梵天合一之道、而言‘此实正道，此是真实，欲解脱者行此道，能得与梵天合一’，实无理由。我认为三明诸婆罗门之所说，正如盲人成列，最前者不见、中者亦不见、最后者亦不见，实是可笑、唯名无实、虚妄不真。

世尊问：三明诸婆罗门等，能见日月，其他众人亦然；然而合掌向日月上升、沉下处，祈祷、赞叹、礼拜吗？婆悉吒答：是。

又问：那么彼等教示与日月合一之道，会说‘此是正道，此道是真实，欲解脱者行此道，能得与日月合一’吗？答：不。

问：综上，三明婆罗门之说不是无意义的吗？答：实然。

世尊例说：就像有人说‘于此国内，我爱求彼国之第一美女’，却说不出其种姓、姓名、身高、发色、住处，有人问‘汝不知不见而求爱彼’则答曰‘然也’，这种说法不是无意义的吗？答：然。

又例说：就像有人为于登四衢道之高楼而作楷梯，却不知楼在何方、楼高几何……乃至……？答：然。

1. 世尊例说：犹如此阿致罗筏底河之水量增至河岸，有男子要过河办事，而向对岸喊话“彼岸!请来靠此岸”，因此呼喊、恳请、祈求，彼岸能靠来此岸否？答：不可能。

言：彼等三明诸婆罗门，舍得称为婆罗门之因法行、而执持行非婆罗门之因法，而作如是言：‘我等招请因陀罗；我等招请苏摩；我等招请婆留那；我等招请伊沙那；我等招请生主；我等招请梵天；我等招请摩醯提；我等招请夜摩’由招请、恳求、希望或欢乐故，于身灭死后，成为与梵天合一者，实无如是之理由。

又例说：犹如此阿致罗筏底河之水量增至河岸，有男子要过河办事，却在此岸以强固之锁、牢固结缚其腕，则男子得以到达彼岸吗？答：不得。

言：依眼所感觉之诸色、依耳所感觉之诸声、依鼻所感觉之诸香、依舌所感觉之诸味、依身所感觉之诸触——如是此等之五欲分，引生可欲、可乐、可意而贪著，于圣律则被称为‘拘锁’‘系缚’。彼等三明诸婆罗门，舍因法行而执非因法、执著五欲，被此等所系缚、迷惑，不见其过患，对此无自在之智慧，满足而受用。于身灭死……无理由。

再例说：犹如此阿致罗筏底河之水量增至河岸，有男子要过河办事，却在此岸盖覆彼头及全身而横卧，则男子得以到达彼岸吗？答：不然。

言：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如是此等之五盖，于圣律被称为‘诸障’‘诸盖’‘妨害’‘障碍’。彼等三明诸婆罗门，舍因法行而执非因法，被此五盖，所障、所遮、所妨、所碍。于身灭死……无理由。

世尊与婆悉吒问答对话，确认梵天无爱著、无怨心、无嗔心、无恨心、自在，而诸婆罗门有爱著、有怨心、有嗔心、有恨心、不自在；因此三明婆罗门等，于身灭死……无理由。

世尊断言：三明婆罗门等，以邪道为正道而亲近、身下沉、沮丧，想以渡干燥之地。是故三明婆罗门等之[三明]，亦等于‘三明沙漠’‘三明丛林’‘三明灾厄’。

1. 婆悉吒言：我曾听闻‘沙门瞿昙知与梵天合一之道’。

世尊问：摩那沙加达村，距离此处近还是远？答：近。

问：有一个人生长于摩那沙加达村、从未离开过村子，被人问往村子的道路，他可能踌躇或困惑吗？答：不然。

言：因此，问如来有关达梵天界之道，如来当无踌躇、困惑。而我知梵天、知梵天界及达梵界之道，如出生于彼处者！

婆悉吒言：请为我等教示得与梵天合一之道，以拔济婆罗门族。

答：【参照沙门果经出家者以至舍离五盖】。比丘以慈心、悲心、喜心、舍心遍满一方、第二方、第三方、第四方、上、下、横、一切处、周遍全世界、广大无边，无怨无嗔，遍满而住。

世尊与婆悉吒问答对话，确认此等比丘无爱著、无怨心、无嗔心、无恨心、自在；身灭死后、得与梵天合一，实有如是之理由。

二人随喜，归依佛法僧、而为优婆塞。

### 大品

#### 大本经

[一时，世尊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之花林窟。]

1. 尔时，众多比丘乞食归来、会集坐于花林圆堂，谈论自己的前世‘前生之宿住如是’。世尊以超人清净之天耳听到了议论，也前来花林圆堂，问诸比丘想不想听自己前生系属之法说。答曰：是适时，凡闻世尊之所说、则善受持之。

世尊说：从今九十一劫以前，毗婆尸世尊、阿罗汉、等正觉者出现于世；从今三十一劫以前，尸弃出现于世；随后的三十一劫中，依次是毗舍婆、拘楼孙、拘那含、迦叶、我(悉达多)，详见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毗婆尸 | 尸弃 | 毗舍婆 | 拘楼孙 | 拘那含 | 迦叶 | 悉达多 |
| 种姓 | 刹帝利 | 刹帝利 | 刹帝利 | 婆罗门 | 婆罗门 | 婆罗门 | 刹帝利 |
| 姓 | 憍陈若 | 憍陈若 | 憍陈若 | 迦叶 | 迦叶 | 迦叶 | 瞿昙 |
| 寿量 | 八万岁 | 七万岁 | 六万岁 | 四万岁 | 四万岁 | 二万岁 | 短少轻微  长久为百岁稍多 |
| 成道处 | 波波罗树 | 分陀利树 | 娑罗树 | 尸利沙树 | 乌暂婆罗树 | 尼拘律陀树 | 钵多树 |
| 弟子 | 骞荼  提舍 | 阿毗浮  三婆婆 | 扶游  郁多摩 | 毗楼  萨尼 | 舒槃那  郁多楼 | 提舍  婆罗婆 | 舍利弗  目犍连 |
| 僧众集会(次数/人数) | 六百八十万/十万/八万 | 十万  八万  七万 | 八万  七万  六万 | 四万 | 三万 | 二万 | 一千二百五十 |
| 随侍者 | 无忧 | 忍行 | 寂灭 | 善觉 | 安和 | 善友 | 阿难 |
| 父/母  王都 | 槃头王  槃头婆提王妃  槃头婆提城 | 明相王  光耀王妃  明相城 | 善灯王  称戒王妃  无喻城 | 祀得婆罗门  善枝婆罗门女  安和王/安和城 | 大德婆罗门  善胜婆罗门女  清净王/清净城 | 梵施婆罗门  财主婆罗门女  汲毗王/波罗捺 | 净饭王  大清净妙王妃  迦毗罗城 |

#### 大缘经

[一时，世尊住拘楼国之剑磨瑟昙，名为拘楼之市镇。]

尔时，长老阿难诣世尊，叹“此缘起法甚深远”；世尊应曰“勿作如是言。因不觉、不彻见此法，此有情类，如丝缕缠结、肿物所蔽，如文叉草、波罗波草[之乱杂]，故不得出离恶生、恶趣、地狱之轮回。”

1. 世尊告阿难此缘起法：如是缘名色而识[生]，缘识而名色[生]，缘名色而触[生]，缘触而受[生]，缘受而爱[生]，缘爱而取[生]，缘取而有[生]，缘有而生[生]，缘生而老死[生]，缘老死而愁、悲、苦、忧、恼[生]；如是有一切苦蕴之集。

继而以反问广说各分：若诸有情如实不生形状，即一切之不生时，可施设老死耶？若任何者，于任何处，一切完全不生时──无一切之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时，可施设生耶?……乃至……无一切取（欲取、见取、戒禁取、我语取）……乃至……无一切爱（色爱、声爱、香爱、味爱、触爱、法爱）……乃至……无一切受（眼触所生之受、耳触所生之受、鼻触所生之受、舌触所生之受、身触所生之受，意触所生之受）……。阿难皆答“实不然”。

世尊细化“生”的现世相：缘受而爱生，缘爱而求生，缘求而利生，缘利而用生，缘用而欲[贪]生，缘欲而耽著生，缘耽著而悭吝生，缘悭吝而守护生，缘守护而执杖、执剑、斗、诤、竞、争论、恶口、妄语等，无数罪恶之法生。同理以反问广说各部分：若任何者，于任何处，一切完全无守护，即无一切守护之时，由悭吝灭，亦施设守护耶？……乃至……无一切悭吝、无一切贪著、无一切欲、无一切用、无一切利……无一切求。阿难皆答“实不然”。

(承接上文各分)：若任何者，于任何处，一切完全无爱──无一切爱（欲爱、有爱、非有爱）时，由爱之灭，亦施设求耶？……乃至……无一切触（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阿难皆答“实不然”。

复次，名色生触即因“依彼形相、标相、相貌，施设名色”形成心触、身触。

复次，识生名色即因“识入母胎，而未被消灭或夭折”。

复次，名色生识即因“识若不得依据于名色时，于未来，尚亦施设生、老、死、苦集之存在耶？”之反证

即末补充，由此范围有生、老、死、或再生，由此范围有增语道、言语道、施设道、智慧界、流转轮回，由此范围施设现相，此名色即与识俱。

1. 世尊论“我”之常见，即施设/不施设“我”之有色/无色、有量/无量；告阿难曰凡此八种皆为邪见。

世尊驳有我论以说无我：

1. 以‘受是我之我’立见者。则此受有三，即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皆是无常、有为、缘起之法、灭尽之法、败坏之法、离欲之法、灭法。以‘受是我之我’者于苦受灭时不得不思惟‘我之我灭’，依此不立。
2. 以‘受实非我之我，不得感受者，即是我之我’立见者。则‘无一切所受之处，于其处还得思惟有我耶？’，依此不立。
3. 以‘受实非我之我，又不得感受者亦非我之我，我应依我之领纳，即受之法，始是我之我’立见者。则‘一切感受完全消灭时，即无一切受，由此受之灭，还得有思惟，于此有我之我耶？’，依此不立。

是故，比丘不作此三观。不观如是之我者，彼于世间之任何者皆不执著。不执著故，无有恐怖。无有恐怖故，唯独般涅槃，自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更无后有。’心解脱之比丘，不问：‘如来死后有耶?’‘如来死后无耶?’‘如来死后有亦无耶?’‘如来死后亦非有亦非无耶?’

世尊说七识住：

1. 有种种身、种种想之有情，即人、一类天神与一类堕地狱者，此为第一识住。
2. 有种种身，一类想之有情，即有依初禅而生之梵众天，此为第二识住。
3. 有一类身，种种想之有情，即光音天，此为第三识住。
4. 有一类身，一类想之有情，即遍净天，此为第四识住。
5. 有超一切色想，超有对想，不作意种种想，是‘空无边’而生于空无边处之有情，此为第五识住者。
6. 有超一切空无边处，是‘识无边’而生于识无边处之有情，此为第六识住。
7. 有超一切识无边处，是‘无所有’而生于无所有处之有情，此为第七识住。

又说二处：无想有情处，非想非非想处。

是故，比丘如实知此等之七识住及此等二处之集、灭、福、祸、出离，由生(缘起)而解脱；此比丘名为慧解脱，此解脱有八：

1. 有色者观色，此为第一解脱。
2. 内无色、有想者观外色，此为第二解脱。
3. 唯‘清净’[观]解脱，此为第三解脱。
4. 超一切色想，超一切有对想，不作意种种想，达空无边处而住。此为第四解脱。
5. 超一切空无边处，达识无边处而住。此为第五解脱。
6. 超一切识无边处，达无所有处而住。此为第六解脱。
7. 超一切无所有处，达非想非非想处而住。此为第七解脱。
8. 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达想受灭尽而住。此为第八解脱。

世尊如是说已，长老阿难欢喜踊跃。

#### 大般涅盘经

[一时，世尊住王舍城灵鹫山。其时，韦提希子，摩揭陀王阿阇世欲征伐跋耆人。]

1. 阿阇世遣摩揭陀大臣禹舍婆罗门诣访世尊，向其问安并转告自己征伐跋耆人的想法，令其记返；禹舍婆罗门诺然、乘华车行往。既至礼毕、坐于一面，转告之“瞿昙!韦提希子，摩揭陀王阿阇世，顶礼瞿昙之足，问请[世尊]无病、无恼、起居轻快、有气力、安稳乐住!瞿昙!韦提希子，摩揭陀王阿阇世，欲征伐跋耆人。彼如是言：‘彼虽有大神力、大威力，我欲伐此跋耆人，我将根绝跋耆人，我欲灭亡跋耆人，我欲令致破灭跋耆人。’”

其时尊者阿难立于世尊之后、为世尊扇扇，世尊向阿难确认跋耆人之兴盛而非衰亡：

* 跋耆人常集会、多集会。
* 跋耆人团结会集、合同共起，为跋耆人所应为之要事。
* 跋耆人未制立之[国法]，不[轻易]制立，已制立者，不[轻易]废弃，尊崇实践往昔跋耆人所制立之[国]法。
* 我闻跋耆人尊敬、尊崇、供养跋耆人之跋耆大老，而且应听闻彼等之[训]言。
* 跋耆人无以暴力捉出、拘禁跋耆宗族之妇女、童女。
* 跋耆人尊敬、尊崇、奉持[城]内外、跋耆人之跋耆塔庙，而且不废以前之施与、以前所为适法之祭祀。
* 跋耆人对阿罗汉，善俱正当之保护、守护、护持，使得未来此领内之阿罗汉能来，已来此领内之阿罗汉能安乐而住。

如是言已，禹舍婆罗门曰：“呜呼!瞿昙!唯具一不退法，则可预期跋耆人之兴盛而非衰亡，何况言至具七不退法!呜呼!瞿昙!韦提希子，摩揭陀王阿阇世，依战争、外交以外，若不依于离间不和，实不可能征服跋耆人。然，我行矣!呜呼！瞿昙!我甚忙，多所为事。”[世尊曰：]“然，婆罗门！当知时宜。”

1. 禹舍离去不久，世尊命尊者阿难告住王舍城附近之诸比丘皆会集讲堂。

世尊宣说七不退法，第一组：

* 诸比丘常集会、多集会
* 诸比丘常集会，相起相尽力于僧伽职务
* 诸比丘依照未制立者不制立，已制立者不废，实行所制立律法
* 诸比丘恭敬、尊崇、供养年高德重、富于经验之诸长老，僧伽之师父，僧伽之导师，并听受彼等忠告
* 诸比丘不生起导致生死轮回之贪欲，不为此所支配
* 诸比丘仍乐住阿兰若
* 诸比丘善护其念，使得未来之良善同梵行者能来，已来之良善同梵行能安住

第二组：不喜俗务、不喜爱闲谈、不喜好睡眠、不喜爱社会交往、不怀持邪恶欲望、不与恶人为友、不因到达小特殊之境地而中途停止至[涅槃]

第三组：持信心、有惭、有愧、多闻、精进、注意周到、多智慧

第四组：修思念觉意(念觉支)、修择法觉意(择法觉支)、修精进觉意(精觉支)、修喜悦觉意(喜觉支)、修静安觉意(轻安觉支)、修三昧觉意(定觉支)、修舍觉意(舍觉支)

第五组：修无常想、修无我想、修不净想、修邪念危险想、修舍离想、修心清净想、修涅槃想

又宣说其他之六不退法：

* 诸比丘能于同梵行者表现仁慈之身业
* 诸比丘能于同梵行者表现仁慈之口业
* 诸比丘能于同梵行者表现仁慈之意业
* 诸比丘得公平分配及与持戒者，同梵行者分享从僧伽所获得之规定净物，乃至钵中之所有物等
* 诸比丘能与同梵行者修习不断、不坏、不染、不秽、及导致戒定增长，为自由人、智者所称赞之戒律
* 诸比丘能与梵行者执持导致涅槃之圣见，行其可导致完全灭苦之正见

1. [尔时，世尊随意住庵摩罗树园已，往赴那烂陀之波波利庵婆林。]

尊者舍利弗诣世尊，称颂曰：“我于世尊有如是信心：于过去、未来及现在，于任何之沙门、或婆罗门亦无有如世尊之伟大，及更高深之正觉(智慧)。”

世尊叹“汝所说如师子吼，是伟大而勇敢”，然而反问“汝是否以汝之心了知彼等之心，知‘彼世尊是如是戒，彼世尊是如是法、如是慧、如是行、如是之解脱耶?’”舍利弗答不知。则世尊追问何故作此说，舍利弗答：

“世尊!我不能了知过去、未来、现在诸阿罗汉、等正觉者[之心]，我唯知次第之法。世尊!譬喻国王有城市于边境，城基城壁与城楼，门皆甚坚固，且唯有一门；其处有聪明、多智熟练之守门者，拒绝不认识之陌生人，唯容许认识者进入。当巡回彼城之周围，不见彼城壁相接处，或有裂开之孔隙，可让小猫出入，彼如是知任何大生物，欲出入此城市，皆应由此门出入。世尊!我知次第之法亦如是。世尊!我知过去之诸阿罗汉、等正觉者。彼世尊由于舍弃能使智慧证悟羸弱之五盖──贪、嗔、掉悔、睡眠、疑惑，令心善住于四念处，如实修习七菩提分而成就无上之等正觉。……乃至……未来之诸阿罗汉……乃至……现在之诸阿罗汉……”

于此，世尊为诸比丘宣说种种法要。即：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修习戒成就，则定有大利益、大果报；修习定成就，则慧有大利益、大果报；修习慧成就，则心完全由欲漏、有漏、见漏、无漏等诸漏解脱。

1. [尔时，世尊随意住那烂陀已，往赴巴吒厘村。]

巴吒厘村之优婆塞等诣世尊之处，请往村上的休息堂。世尊与大比丘众俱往，宣说犯戒行恶之无戒者之五失：

1. 因为放逸懒惰而陷于穷困。
2. 恶名远播。
3. 无论参加任何社团，如刹帝利、婆罗门、居士或沙门，彼皆自觉不安，心意不定。
4. 死时恼乱不安。
5. 身坏死后生于恶生、恶趣、苦趣、地狱。此是行恶无戒者之第五失。

又说持戒者之五得：

1. 因为勤勉精进，获大财富。
2. 善名远播。
3. 无论参加任何社团，如刹帝利、婆罗门、居士或沙门，彼皆有自信力而心志安泰。
4. 死时不恼乱。
5. 身坏死后，生于善处天界。
6. [尔时，摩揭陀大臣须尼陀与禹舍，为防御跋耆人[之侵入]，于巴吒厘村筑城塞。]

世尊以清净超人之天眼，见有数千之天神，于巴吒厘村筑划宅地。……当圣者常往还及商贾聚集时，此巴吒厘子城则成为大都市及物货之集散地。然此巴吒厘子城有三种危险：一即由火，二即由水，三即由朋友之不和。

尔时，摩揭陀大臣须尼陀及禹舍诣世尊之处，邀其即日纳受供餐。世尊默允，既往，以偈赞此地诸梵行者之和谐幸福。尔时，须尼陀及禹舍：“今日世尊从某门出，其门则名为‘瞿昙门，’从其渡头渡河，其渡头则名为‘瞿昙渡。’”于是世尊出了门，并在恒河边施展了空间瞬移的神通。

1. [尔时，世尊往赴拘利村。]

世尊告诸比丘：“因为未通晓、证悟四圣谛，我与汝等长久以来，流转于生死。……通晓、觉知苦……苦集……苦灭……苦灭道圣谛，则有爱已尽，导有因灭时，从此则无后有。”

亦宣说法要【参照第三节末】。

1. [尔时，世尊随意住拘利村已，往赴那提迦村。]

尊者阿难诣世尊之处，问曰：有名为遮楼比丘、难陀比丘尼、须达哆优婆塞、善生优婆夷、卡具陀优婆塞、迦陵伽优婆塞、尼迦吒优婆塞、迦提沙跋优婆塞、睹达优婆塞、山睹达优婆塞、婆头楼优婆塞、苏婆头楼死在那提迦，彼趣生于何处，死后之状态如何？

尊者应答：

* 遮楼比丘于此世自身漏尽，了知、实证。到达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而住。
* 难陀比丘尼断五下分结，化生天界，于其处灭后不再还此世。
* 须达哆优婆塞已断三结，并渐次灭贪、嗔、痴，证斯陀含果，再一次还归此世，即得苦灭。
* 善生优婆夷已断三结，证须陀恒果，不堕恶趣，乃到达正觉。
* 卡具陀优婆塞、迦陵伽优婆塞、尼迦吒优婆塞、迦提沙跋优婆塞、睹达优婆塞、山睹达优婆塞、婆头楼优婆塞、苏婆头楼优婆塞已断五下分结，化生天界，于其处灭后不再还此世。
* 死于那提迦五十人以上之优婆塞皆已断五下分结，化生天界，于其处灭后不再还此世。
* 死于那提迦九十人之优婆塞皆已断三结，并渐次灭贪、嗔、痴，证斯陀含果，再一次归还此世，即得苦灭。
* 复有死于那提迦五百人之优婆塞皆已断三结，证须陀洹果，不堕恶趣，乃到达正觉。

世尊抱怨，人生之死并非不可思议、不要总是来问我。故宣示法镜以令预期各自之未来：

“圣声闻对佛陀具足正信，[信彼世尊是：]‘阿罗汉、等正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对于法具足正信：‘世尊所善说之法，是现益、应来见、明了、导至解脱，令智者各自体证。’对于僧伽具足正信：‘世尊之弟子僧伽，是善正行、正直行、奉法、具足净戒。世尊之弟子僧伽，是四双八辈，值得供养、恭敬、礼拜，为世间之无上福田。’圣声闻是圣者所喜爱，其戒行不缺、不坏、不瑕秽，令人解脱，为圣者所赞叹，不为其他所污而于三昧增长。”

次第于此法镜之法，具足此之圣声闻，即可预期各自之未来：‘于我地狱已灭，畜生道、饿鬼道及其他恶趣灭，我证须陀洹果，住不退转，必到达正觉。’

亦宣说法要【参照第三节末】。

1. [尔时，世尊随意提迦住已，往赴毗舍离。]

世尊说正念：比丘于此，应该对身观察身，自觉精进，深虑而住，排除此世间之贪欲、忧悲。对于受……乃至……对于心……乃至……对于法观察法，自觉精进，深虑而住，排除此世间之贪欲、忧悲。【四念住】

又说正知：比丘于行进履退有正知，于观前顾后有正知，于伸手屈臂有正知，于著衣持钵有正知，于食嚼吞饮有正知，于行大小便有正知，于睡眠、醒寤、行、止、坐、听、言、默有正知。

尔时，游女庵婆波梨闻世尊来，诣访求道、受供养食。离车人亦闻世尊来，诣访时路遇游女庵婆波梨，离车人愿与十万金换让供养食，庵婆波梨拒绝了。离车人诣访世尊处，世尊告诸比丘“此群离车人与忉利天众无异”，后向其宣说教示训诫之法要，并拒绝了受供养食(因为时间冲突)。

亦宣说法要【参照第三节末】。

1. [尔时，世尊随意庵婆波梨林住已，往赴竹林村。]

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各自行往毗舍离近处，于朋友、知识或知己之处雨安居；我亦当在此竹林村入雨安居。

世尊于此入雨安居时，忽患激痛之痢病，几乎近于绝命。时，世尊注心正念、正知，忍受而无诉苦之言。尔时，世尊如是思惟：“若我不告弟子，不教示诸比丘而入灭者，与我不相应。我今依坚强之精进，忍耐此病，以留住彼寿命。”于是，世尊病愈。

既愈，由住室出、坐于荫凉处所设之座。时尊者阿难诣近，请说遗教之言（世尊若任何遗教比丘众，世尊应不入灭）。

世尊叹：我所说之法，于内于外悉无区别。如来所说之法，于弟子是无隐秘、握拳不教。如来不如是思惟：‘我引导比丘众，’或‘比丘众依怙于我。’如来对于比丘众以留何教言?我已老、衰耄矣!我之旅路将尽、年寿将满，年龄已八十矣。犹如旧车辆之整修，尚依革纽相助，勉强而行。如是，想如来之身体亦复如是。当如来停止一切忆念，而入于灭受想三昧时，如来之身体，始为健全安稳。

遂说依法不依人：于现在或我灭后，若有人自作洲，自作归依，不归依他人；以法为洲，以法为归依，不归依他人者，彼等于我比丘众中，将在最高境地必定乐于修学。何以故：【参照第八节四念住】。

1. [尔时，世尊入毗舍离行乞归来，告阿难将往遮波罗庙，为昼中之休息。]

世尊叹，毗舍离是一可喜悦之处，忧园庙、瞿昙庙、七聚庙、多子庙、婆罗庙、遮波罗庙亦甚喜乐。又白阿难曰：“如来修习四神足已达极顶，如车、如家屋之基础确实可用。若欲者，如来之寿量可留住一劫或一劫以上。”但是阿难未曾对世尊恳请：“愿世尊住寿一劫，善逝住寿一劫，为人天之利益、幸福及慈愍此世间”，因其心为魔所覆蔽。于是世尊三度重复，阿难依然不明白，世尊遂遣阿难自行思考。

不久，恶魔即来世尊之处，说：“世尊今应般涅槃，善逝宜般涅槃。”

因世尊曾如是言：‘恶魔!若我比丘声闻弟子众、比丘尼声闻弟子众、优婆塞声闻弟子众、优婆夷声闻弟子众，尚未成为正闻、贤明、善决定、多闻，熟持修多罗，修习法随法行，既于师所说之法善护持、宣说、令知、确立、开启、分别、明辨，对生起非难争论能以正法降伏，及未能宣示妙法之时，恶魔!我将不般涅槃。’又曾如是言：‘若我之梵行未成就、繁荣、广布、广为人知、偏说广传于人间者，恶魔！我应无般涅槃。’

世尊回应：“汝且安心，如来之般涅槃应已不远。此后三月，如来将般涅槃。”

1. [尔时，世尊于遮波罗庙正念正知而舍寿行(自减寿命)，有大地震。]

尊者阿难怪之而诣访世尊，问地震之因缘。世尊答之以八：

1. 此大地止立于水上，水止立于风，风止立于空。空中起吹大风时，风起则水动，水动则地动。
2. 有神通、心自在者之沙门或婆罗门；或有大神通大威神力之天神，仅修地想而少修水想时，此地则大震动。
3. 当菩萨住正念正知，离兜率天，入于母胎时，此地则大震动。
4. 当菩萨住正念正知，出母胎时，此地则大震动。
5. 当如来证无上等正觉时，此地则大震动。
6. 当如来转无上法轮时，此地则大震动。
7. 当如来住正念正知，舍寿行之时，此地则大震动。
8. 当如来完全舍离，于涅槃界入无余涅槃时，此地则大震动。

又说八众：刹帝利众、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四天王众、忉利天众、魔众、梵天众。世尊自称往昔与八众皆有宣示训教，而自己隐形不见。

又说八胜处：

1. 有人内观色想，以视外界之有限、好、坏之诸相，得如实想
2. 有人内观色想，以视外界之无限、好、坏之诸相，得如实想。
3. 若人内观无色想，以视外界之有限、好、坏之诸相，得如实想。
4. 若人内观无色想，以视外界之无限、好、坏之诸相，得如实想。
5. 若人内观无色想，以视外界之青色、青相、青映影者（乌摩迦华、波罗奈衣）。
6. 若人内观无色想，以视外界诸相是黄色、黄相、黄映影者（揭尼迦华、波罗奈衣）。
7. 若人内观无色想，以视外界诸相是红色、红相、红映影（般豆时婆迦华、波罗奈衣）。
8. 若人内观无色想，以视外界诸相是白色、白相、白映影（马沙那斯星/太白金星、波罗奈衣）。

又说八解脱【参见大缘经第二节】。

世尊告阿难，往昔我成就无上正觉、住于郁裨罗尼连禅河边之阿输波罗尼拘律树下，恶魔来劝世尊涅槃，世尊以声闻弟子尚未出师而拒绝了；今次于遮波罗庙，恶魔再来。阿难终于秒懂，并三次请求‘愿世尊住寿一劫’。世尊还是搬出了王舍城之灵鹫山、瞿昙尼拘律树、盗贼谷、毗婆罗山侧之萨达槃尼窟、仙人山麓迦罗尸罗窟、寒林萨婆桑提迦岩、榻补园、迦兰陀竹林、耆婆庵罗园、玛达屈支鹿苑的旧事，来责怪阿难‘此是汝之恶作，汝之罪过。’

又说：凡爱好、[生、死]别、变异是如此，任何一法皆不可得，彼生、存在、造作者皆是破坏之法，而不破坏者实无是处。然者，如来已弃、舍离、提舍寿命之因行，如来确实决定告述此言：‘不久如来将般涅槃，从此三月后，如来将般涅槃。’

尔后，世尊与尊者阿难往赴大林重阁讲堂。

世尊言：诸比丘！我所知及为汝等宣说之法，汝等应善理解、实践、修习、宣布，令此梵行，长续久住，此则为众生之利益、幸福，慈愍此世间及为人天之利益、幸福。此即：四念处、四精进、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

1. [尔时，世尊入毗舍离行乞归来，告阿难将往赴犍荼村、庵罗村、阎浮村。]

【参照第六节】

1. [尔时，世尊随意阎浮村住已，往负弥城。]

世尊宣说四大教法：

1. 若有比丘作如是说：‘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教义，我亲从世尊面前听、受。’对此比丘之所说，不应赞叹，亦不应排拒，而善理解其辞句，相比较、相对照经、律。
2. 若有比丘作如是言：‘于某处有僧伽长老及多闻和合僧团之耆旧高德。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师之教言，我亲从僧伽长老面前听、受。’……
3. 若有比丘作如是言：‘于某处有多闻、知阿含、持法、持律、持摩夷之众多长老比丘等居住。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教言，我亲从其长老比丘等前听、受。’……
4. 若有比丘作如是言：‘于某处有多闻通达阿含、持法、持律、持摩夷之一长老比丘居住。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所说，我亲从彼长老面前听、受。’……

亦宣说法要【参照第三节末】。

1. [尔时，世尊随意负弥城住已，往波婆城铁匠子准陀之庵罗林。]

铁匠子准陀请受供食。世尊告之：“汝所备办之栴檀树菌茸供奉与我，备办其他之嚼食、啖食，供奉与诸比丘！”又说：“准陀所剩余之菌茸，应埋藏于洞穴。我于天界、魔界、梵天界，或沙门、婆罗门及天、人之间。除如来之外，不见有人食此茸物能消化者。”

尔时，世尊食铁匠子准陀之供食时，患重症之[痢]疾，痢血痛极，几近于死。其时，世尊摄正念、正智，忍耐而令苦痛消除。

[尔时，世尊告阿难往赴拘夷那竭。]

尔时，世尊离道路，往一树下，言阿难曰：“我极为疲倦，我宜稍息。”

不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曰：“我甚渴，我想饮水，汝去取水与我！”阿难婉拒：“今有五百车乘渡河，水被车轮所搅，流水既混浊。彼脚俱多河离此不远，其水清凉澄洁，得水甚易，令人喜悦。世尊既可饮水，方可凉冷四肢。”世尊三次催促，阿难只好去打水，打水时才发现水流已转为澄清，故惊异于如来之大威神力。

遂世尊则饮水。

其时，阿罗罗迦罗摩之弟子福贵，由拘夷那竭来至波婆之大道上，见世尊坐于一树下，则诣世尊之处。白世尊曰：他日阿罗罗迦罗摩亦于大道旁之树下入定，而不闻五百车乘行经。世尊告福贵曰：他日我住阿头菩沙迦罗家，其时天降豪雨，天雷鸣吼，电光闪闪，雷电震裂，菩沙迦罗之二农夫兄弟及四头牛，皆受[雷]所击杀，而我平心而住、不闻声响。

福贵随喜，归依为优婆塞，赐予两件柔绢金色衣。阿难把两件柔绢金色衣都披上世尊身后，见如来肤色清丽、而其衣甚失光辉。

世尊解释，如来之肤色于二时极为清丽：成无上等正觉之夜，入无余涅槃界之夜。

故断言：今夜最后更，于拘夷那竭末罗族之和跋单林沙罗双树间，如来将般涅槃。

[尔时，世尊告阿难往赴脚俱多河。]

尔时，世尊入脚俱多河沐浴、饮水已，往赴庵罗林，告准陀曰：“我甚疲倦，我欲卧下。”

又告阿难，若有人对铁匠子准陀引起悔憾：‘如来食汝最后之供养食，遂于般涅槃。准陀!汝是不吉不利，汝无功德’者，应排除这种想法。

[尔时，世尊赴希连禅河之彼岸，拘夷那竭末罗族恕跋单之沙罗林。]

世尊告阿难：汝为我敷床座于沙罗双树间，其头向北。我甚疲倦，我欲偃卧。

尔时，沙罗双树忽开非时花、花朵满开，天亦从虚空降下曼陀罗华、栴檀香末，其花为供养如来，纷散、缤落于如来身上；天上之铙管为供养如来，鸣奏于虚空；天上之歌唱为供养如来，亦演唱于虚空。

世尊言：如此对如来并非适宜之尊敬供养。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凡大小之行，皆以法随法而住，持身正直，随戒、法而行者，则是对如来最上之尊敬供养。

尔时，尊者优波摩那立于世尊前，以扇扇世尊。世尊令尊者优波摩那曰：“比丘!去，勿立我前。”阿难不解世尊不悦之因缘。世尊解释说，因为诸天神大老远赶来见世尊，而他挡道了。

阿难问世尊所见诸天之态，世尊说：于虚空界、地上之诸天，有地上之俗念者，即散发而哭，或伸臂而哭，或如破碎岩石展转于地上而哭，言：‘世尊之般涅槃何其速!善逝之般涅槃何其速！世间之眼目隐蔽何其速!’而离欲爱尽之诸天，即正念正知，自摄忍受，言：‘诸行无常，不如是者，如何可得!’”

阿难问：涅槃后、诸比丘该去何处瞻礼世尊。

世尊答以四处：出生之处、成等正觉之处、转无上法轮之处、般涅槃之处。

阿难问：僧众如何对待妇女。

世尊答：勿见妇女、勿与交谈、当自警戒。

阿难问：对如来之舍利(遗体)应如何处理。

世尊答：如处理转轮王之舍利同样，彼等以新布包缠转轮王之遗体，如此一重一重包至五百重为止，然后置于有油之金棺，再盖外重之金棺，再堆上诸香积，火葬转轮王之遗体，而于大四衢道，建造转轮王塔。

又说四者值得造塔：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辟支佛；如来之声闻弟子；转轮王。何以故？若人思念：‘此是彼辟支佛之塔’者，则可使甚多之大众，内心清净，于身坏命终之后，能生于善趣、天界。

尔后，阿难入精舍自闭，闩锁门栓、住立涕泣：我今还学地，未得无学，而慈愍我之导师，将舍离我而般涅槃。

世尊唤之，安慰道:止止，阿难!勿悲、勿恸哭。阿难!我往昔岂非如是告汝乎!诸法皆如此，凡一法之生起，则具破坏分离之必然性，要其不坏、不分离则无是处，近亲者、可意者之别离亦复如是。阿难!长久以来，汝依慈爱、利行、安乐、无二之无量身业；爱语、利行、安乐、无二、无量之口业；慈善、利益、安乐、无二、无量之意业近侍如来。阿难!汝当善为精勤，可速得漏尽。

转而向诸比丘曰：阿难是世尊忠诚之侍者、是智慧者。阿难有此四不可思议之稀有法，即比丘众、比丘尼众、优婆塞众、优婆夷众往访阿难、听其说法，则甚喜悦；转轮王亦有四不可思议之稀有法（分别对于刹帝利众、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

阿难请求世尊不在此小都市、如竹籔荒废之城市般涅槃，而至其他之大都城，犹如瞻婆城、王舍城、舍卫城、婆只城、憍赏弥城、波罗奈城等择一涅槃。

世尊解释：往昔有名为大善见王具足七宝，征服四边，安宁人民，此拘夷那竭，乃大善见王之名为拘舍婆提王都。此拘舍婆提王都如诸天之名为阿拉加曼陀王城，甚为繁荣、富裕、人民甚多、庶民汇集，又有丰裕之食物；天神甚欢喜此此。

世尊遣阿难往告拘夷那竭之末罗族，世尊当于今夜最后更般涅槃，勿错过后悔。

阿难遂往赴拘夷那竭末罗族之会议堂，如是言已，末罗族等之青年、少女及末罗族之妻子等，皆忧悲苦恼，或有散乱头发而哭、伸臂而泣、自投身地上如破碎之岩石，展转于地面：“如来之般涅槃何其速!善逝之般涅槃何其速耶!世间之眼目隐蔽何其速耶!”

尔时，名为须跋之普行者住于拘夷那竭，亦闻讯而来，望见世尊最后一面，并消除心中疑法(瞿昙到底有多牛逼)。既至，问世尊：“彼沙门婆罗门，有僧伽、有弟子，智者而有名声，为弟子之师、一教之祖、大众尊敬者，犹如不兰迦叶、末伽梨憍舍利、阿浮陀翅舍金披罗、波浮迦旃、萨若毗那梨弗、尼健子等，依彼等自言，以己智而知耶?皆不知耶?对[诸法]或其部分知、部分不知耶?”

世尊拒绝了这种问法：我二十九岁出家求善道，至今已经五十一年了。于任何法、律中，无八支圣道者则无沙门果、有八支圣道者则有沙门果，外道沙门之言论皆是空幻。若诸比丘住此正道者，此世间则不空缺阿罗汉。

须跋随喜，愿于世尊之处出家，得受具足戒。

世尊告阿难：勿作此见‘大师之教言灭，我等无复有大师。’依我为汝等所说之法与律，于我灭后，当为汝等之大师。

又：于我灭后，勿再应用‘友’相互称呼，年长应呼年幼姓名，年幼应呼年长为‘大德/具寿’。

又：僧团若欲者，小小学处可以舍。

又：对阐怒[秘藏]比丘，应施行梵坛罚，即不与之言谈，不劝告、亦不教诫彼。

世尊三问，于佛、法、僧伽及正道是否还有所疑惑，诸比丘皆默然。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曰．“诸比丘!今，我告汝等：‘诸行皆是坏灭之法，应自精进不放逸。’”此是如来最后之遗教。

于是，世尊即次第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空处定、识处定、无所有定、非非想定、灭想定。

尔时，尊者阿难如是告尊者阿那律言：世尊般涅槃矣。答曰：世尊非般涅槃。世尊入于灭想定。

继而，世尊由灭想定起，次第入非想非非想定、无所有定、识处定、空处定、第四禅、第三禅、第二禅、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由第四禅起后，世尊直入于涅槃。

世尊入于涅槃时，大地震动、天鼓响鸣。[世人]恐怖、身毛竖立。于世尊般涅槃时，彼未离欲之诸比丘，自投地上，如碎岩石展转而哭：“世尊般涅槃何其速!善逝般涅槃何其速!世间眼目隐蔽何其速!”又，彼已离欲之诸比丘，正念正知而善忍耐：“诸行是无常，如何有[不灭]耶?”

尔时尊者阿那律与尊者阿难谈论法语以过夜，阿那律又遣阿难去告知拘夷那竭之末罗族世尊已涅槃之事。【此处有大量与前重复内容】

于是，拘夷那竭之末罗族，持所有之香、花鬘、一切乐器及五百重布，诣往未罗族想跋单沙罗林，世尊之舍利处。诣已，以舞蹈、歌唱、奏乐、香、鬘，恭敬、供养世尊之舍利，并张搭天幕，奉供曼陀罗花鬘。如是彼等度过六日。

第七日，八人之末罗族首长欲“抬举世尊之舍利”而不能，阿那律指出依诸天之意向：‘我等以天之舞蹈、歌唱、奏乐、香、花鬘，恭敬、供养世尊之舍利已，向北方，抬至城北，由北门入城市，而抬至城市之中央，再由东门进东方名为天冠寺末罗族庙，于其处荼毗世尊之舍利。’阿难则复读了一遍如何处理转轮王之遗体。

行棺路上，有一邪命外道持曼陀罗华来哀悼世尊。

尔后，四人末罗族首长欲‘等点火于世尊之香积’而不燃，阿那律指出诸天之意向是：‘彼尊者摩诃迦叶，与五百大比丘众俱，由波婆进行至拘夷那竭之大道。尊者摩诃迦叶未顶礼世尊之足，点火于世尊之香积是不燃著。’故尊者摩诃迦叶诣往拘夷那竭之天冠寺末罗族庙，顶礼世尊足，礼毕、世尊之香积不点自燃。

尔后，拘夷那竭之末罗族于讲堂内，以枪弓作垣围绕[世尊之舍利]，七日中以舞蹈、歌唱、奏乐、华鬘、香，恭敬、供养世尊之舍利。

后舍利八分，由王舍城之韦提希子摩竭陀王阿阇世、毗舍离之离车族、迦毗罗城释迦族、遮罗颇之跋离族、罗摩伽拘利族、毗留提婆罗门、波婆之未罗族、拘夷那竭之末罗族供养；瓶一分，由香姓婆罗门供养；灰一分、由毗钵梨瓦那之莫利耶族供养。

#### 大善见王经

[一时，世尊住拘尸那罗城恕跋单末罗族之娑罗林。于娑罗双树间将般涅槃时。]

【此篇续大般涅槃经中大善见王的故事，华丽地描写了拘舍婆提王城之繁华、大善见王之功德无量。另以文中出现了三业报：布施、调御、自制，可拙见大乘佛教之渊源。】

#### 阇尼沙经

[尔时，世尊住那提迦市镇之砖瓦堂。]

1. 【此篇起笔于续大般涅槃经中众人来问世尊死者生趣的桥段。】
2. 【关于常童子梵天化为五髻童子现于三十三天，说为诸天具四神通、三径路、四念处、七定，归依三宝，善行于教者，死后生于他化自在天乃至乾闼婆，谓毗沙门天王之眷属的夜叉阇尼沙，闻自毗沙门天王而告世尊的，世尊更以此告阿难。】

#### 大典尊经

[一时，世尊住王舍城之灵鹫山。]

【此篇为阇尼沙经第二部分的别文，加说世尊前生的因缘为大典尊(内务大臣或侍从位)是一国之帝师。】

#### 大会经

[一时，世尊与五百大比丘众皆是阿罗汉俱住释迦族迦毗罗卫城之大林园。而十方世界之众多诸天，为见世尊及比丘众而集来。]

四净居天见众者汇集，提议于世尊前各个唱偈。遂净居天即其他天神唱偈赞颂若干。

世尊称赞此场面空前绝后，随喜而欲教示诸天族之名，遂亦唱了一首巨长无敌的偈子。大意即叙述此次集会，来者有僧众、各路夜叉天神，最后魔军前来绕乱、被佛法威慑退却。

#### 帝释所问经

#### 大念处经

[一时，世尊住拘楼国，名剑磨瑟昙之拘楼人市镇。]

世尊言：为众生之清净，为度忧悲，为灭苦恼，为得真理，为证涅槃，唯一趣向道，即四念处：

1. 于身观身：观呼吸、行止、身分、白骨。【出入息、随想念、不净观、白骨观】
2. 于受观受：观苦、乐、非苦非乐。
3. 于心观心：观贪、嗔、痴、集中、散乱、广大、狭小、有上、无上、有定、无定。
4. 于法观法

* 观五盖：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惑。
* 观五取蕴：色、受、想、行、识之生灭。
* 观六内外处法：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之生结灭尽。
* 观七觉法：于内念、内择法、内精进、内喜、内息(轻安)、内定觉、内舍觉支存在/不存在者。
* 观四圣谛：苦、集、灭、道。
  + 苦谛：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忧、悲、苦、恼、闷是苦，求不得是苦，约略言之，五取蕴是苦。
  + 集谛：此爱能引导再生，有俱喜、贪，到处为追求满足，即：欲爱、有爱、无有爱。
  + 灭谛：对彼爱之无余离欲、灭尽、舍离、弃舍、解脱、无染是。
  + 道谛：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也。
    - 正见：如实知苦、知苦之集、知苦之灭、知至苦灭之道【四圣谛】
    - 正思：无欲之思，无恚之思，无害之思
    - 正语：远离恶口，远离妄语，远离绮语
    - 正业：远离杀生，远离不与取，远离邪淫
    - 正命：圣弟子舍邪命，依正命而营[活]命
    - 正精进：比丘起坚决心卖力、精进、心勤注意，令不生未生之恶、远离已生之恶、令生未生之善法、令住已生之善法，令不惑乱、使之增长、充满、修习、成就。
    - 正念：比丘于身观身、于受观受、于心观心、于法观法而住，精勤、正智正念而舍离世间之欲、恼。【四念住】
    - 正定：于此，比丘去欲、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由离生喜、乐，达初禅而住；灭寻伺，内心安静，心成专一，无寻无伺，由定生喜、乐，达第二禅而住；更舍离喜而住，正念正智，以身感受乐，唯诸圣者说：‘舍此而正念乐住’达第三禅而住。其次舍乐离苦，以前所感受之喜、忧皆灭故，而不苦不乐，成为舍念清净，达第四禅而住。【四禅定】

世尊断言：实不管任何人，如是修此四念处者，得二果中之一果，[即]于现法得究竟智，或有余者，期待不还来。

#### 弊宿经

[一时，尊者鸠摩罗迦叶行游拘萨罗国。]

尔时，王族弊宿怀如是之恶邪见：无他世、无化生之有情、无善恶业之果报。

尊者鸠摩罗迦叶以各种譬喻破此邪见。【主要因为这种说法破坏了轮回】

### 波梨品

#### 波梨经

#### 优昙婆逻师子吼经

#### 转轮圣王师子吼经

#### 起世因本经

[尔时，世尊住舍卫国清信林园之鹿母讲堂。]

1. 婆悉吒与婆罗堕，欲修比丘行而入比丘之群，于黄昏诣近世尊之处。

世尊问：婆罗门不非难汝等吗。答：确实。

又问：如何非难。答：婆罗门种是至上之种族、其他是卑劣之种族。

遂世尊一顿讲说，力图拉平诸种姓之不平等。

1. 世尊说种姓缘起：刹帝利是‘农场主’之意、婆罗门是‘除掉恶不善法’之意、学习者是‘彼等不静思’之意、首陀罗是‘以狩猎为业，又以杂事为业’之意。

又告：不管如何，此等四姓之任何人，为比丘、成为阿罗汉，灭尽诸漏者，应作已作，舍负重担，得无再生之位者，灭尽有缚者，有完全智者，为解脱者，此人，于此等之中，称为最上者。

#### 自欢喜经

[尔时，世尊住那烂陀之波波利庵婆林。]

【此篇起笔于大般涅盘经第三节，加说舍利弗称赞xxx为无上之法】

无上之法：诸善法（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施设入处[十二处]（眼与色、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入胎、记心、见等至、人施设、七觉支、行道、言正行、人之戒正行、教诫法、解脱智、诸常住论、宿住随念智、种种神通

#### 清静经

[尔时，世尊与释迦族人暂住于缅只若人之庵罗林中。]

1. 【参见等诵经第一节尼乾子命终后事】
2. 世尊为周陀说法，关于佛教判据、安乐行、涅槃、十四无记。

#### 三十二相经

[尔时，世尊住舍卫城[外]祇树给孤独园。]

世尊言：于大人有三十二大人相；具足此之大人趣处，决定有二而无其他。若居在家者，成为转轮王之正法王，征服四海，安定其国土，七宝具足，其七宝者即轮宝、象宝、马宝、摩尼宝、女宝、居士宝、第七为主兵宝也。彼有千以上之王子，皆勇健而雄猛，善摧伏敌军。彼[转轮王]于此大地以至海边，不用刑杖、刀具，唯依正法善征服统治。然者，若彼[大人]由俗家而出家为无家者，除去此世间所有之障覆，将成为阿罗汉、等正觉者。【大人相】

详说三十二相：[其]足平实安立；两足跖生二轮：有千辐、有辋、有毂，具足一切形相；足跟广长；诸指长；手足柔软；手足有网缦；是踝高；如伊泥延鹿；正立，掌可触膝而摩之；(阴茎)被覆藏(如马阴藏)；色如黄金，有似黄金之皮肤；皮肤细滑，为细滑之皮肤，尘垢不污身上；毛是由一毛孔生；身毛上靡而生，绀青成为安阇那色如耳珰弯而右旋；身肢直如梵天；有七个隆满处；上躯如狮子；两肩间充满；身围如尼拘律树，是彼身之高度，彼两手左右平伸之长度即是其身之高度；两肩相等圆满；有最上之味觉；颔如狮子；有四十齿；齿齐平；于齿无间隙；牙齿纯白；广长舌；有梵音如迦陵频伽之音；眼绀碧；眼睫如牝牛；眉间生白毫毛而柔软似兜罗绵；头上有肉髻。

世尊补充：‘此乃依业所成而获得此相’，如来于前世坚固善法善行、以十事胜诸天【省略大量详细讨论分支】，故生来此世而获得此大人相。

#### 教授尸伽罗越经

[尔时，世尊住王舍城竹林栗鼠养饵处。]

世尊见居士子尸伽罗越晨起、出王舍城至郊外沐浴净衣，合掌向东南西北下方六各方礼拜。问之何故，答曰：“我父之将死时，向我言：‘亲爱者!汝须礼拜诸方。’”

世尊言：于圣者之律，如是不成为礼拜六方。尸伽罗越问应如何，世尊说：于圣弟子要舍离四种业垢，依四种理由不作恶业，又不习散失钱财之六种原因，彼如是脱离十四种之罪恶，保护六方，彼为克胜[现在、未来]两世而修善业，彼由征服此世、彼世，彼于身坏死后，当生于善趣天界。

四种业垢：杀生、不与取、于肉欲之邪行、虚诳语。

作恶业之四种理由：依贪欲、嗔恚、愚痴、恐怖行非道故。【三毒】

散失钱财之六种原因及其各自六种过患：

1. 嗜耽酒类之放逸：于现资财之损失、增加斗争、成疾病之巢窟、损伤名誉、现露阴物、使智力减退
2. 耽著于非时游乐街衢：彼不守护、防御自已；亦不守护、防御彼之子、妻；亦不守护、防御彼之财产；又于恶事怀疑念；向彼生起不实之议言；甚至为众苦所包围也
3. 入于[舞蹈之]观览处：[即寻求]何处有舞蹈、歌唱、音乐、讲谈、手铃乐、大鼓乐耶?
4. 耽著于赌博逸乐：对胜者生怨、又输者于心有悲[忧赢得之失]、有现在资财之失、入于法庭[彼之]语无效力、为朋友同事所轻侮、婚姻被拒绝
5. 结交恶友：狡猾者、乱行者、大豪酒者、诈伪者、欺瞒者、粗暴者
6. 耽著于懒惰：过寒、过暑、过晚、过早、我甚饿、我甚渴而不为业

敌而似友者四种及其各自四种理由：

1. 持去任何物者：彼不择何物而持去、与小而彼愿得大、依畏怖而行业务、为己利而从事
2. 言说为主者：彼对过去之事假装友谊、对未来之事假装友谊、言无意义之娇娆、于现前应为之事彼示为时不宜
3. 甘言者：彼容认恶事、不容认善事、其面前赞美、其背后毁嗤
4. 游荡之伙伴：彼为嗜耽诸酒类等放逸时、非时游玩街衢、入[舞蹈]观览处、耽著于赌博之伙伴

善心人四种及其各自四种理由：

1. 能互相援助之友：彼能防护友之放逸、友之酩酊时能守护其财、在怖畏时能庇护、于应所作之时付与二倍之财物
2. 能共苦乐之友：彼能告自己之秘密、隐藏他人之秘密、彼在穷苦时不舍他、为他之利益能舍其生命而起之
3. 能告善利之友：彼能防止罪恶、能使之行善事、能使闻未闻者、能教向天之道
4. 有怜愍之友：不喜其衰微、欢喜其隆盛、能防止毁嗤、能褒奖称赞

六方及其各自五六种护卫理由：

1. 子应奉侍东方之父母：‘受养育之我应奉养双亲；应为双亲作业务；应继续家系；应继续[祖先]之遗产；又对诸祖灵，应时呈奉供物。’父母当爱护子：远离罪恶、令行善事、令练习技能、为迎适当之妻、以应时宜，
2. 弟子应奉侍南方之师长：行起立礼、随侍近事、乐闻从顺、虔诚奉侍、恭敬领受学艺。师长当爱护门弟子：对彼等以善训练之法训练之、善保护者当令保护之、凡学艺应令熟习、称扬于朋友知人之间、于诸方作守护[弟子]。
3. 夫婿应奉侍西方之妻女：依敬意、依礼仪、依不邪行、依与主权、提供装饰品。妻女应爱护夫婿：妻女应善整理业务、亲切待遇婢仆、贞淑、保护财物、对所应为之事，巧妙而勤勉为之。
4. 族姓子应奉侍北方之朋友：依布施、依爱语、依利行、依同事、依不欺诳。朋友应爱护族姓子：防护族姓子之放逸、酩酊时守护其财物、恐怖时之庇护、穷困时不舍弃、尊重其他之同族。
5. 尊主人应奉侍下方之奴仆佣人：应依奴仆佣人之能力，分配工作、给与食物及薪金、病时看顾、分与珍味之食、适时休息。奴仆佣人应爱护尊主人：彼等应[比主人]早起、后寝、唯受所与之物、善为其业务、称赞[彼等主人]之名誉。
6. 族姓子应奉侍上方之沙门、婆罗门：依亲切之身业、亲切之语业、亲切之意业、不闭门户、供与食物。沙门、婆罗门应爱护族姓子：令不近罪恶、令行善事、由善心而爱之、教其未闻、已闻者令正净、教示趣天之道。

尸伽罗越随喜，归依为优婆塞。

#### 阿吒曩胝经

[尔时，世尊住王舍(城)灵鹫山。]

时于深夜，四大[天]王，以众多之夜叉军、乾闼婆军、鸠槃荼军、那伽军，殊妙容光遍照灵鹫山，来诣世尊之处。

毗沙门大[天]王白世尊言：有夜叉未信仰世尊，因世尊为断杀生、不与取、欲邪行、妄语、放逸根之饮酒而说法，乃于夜叉为不欢喜愉快事也。

随后，天王唱了一首巨长的阿吒曩胝之守护经，以为僧众之守护、安乐住，大意为天王召集了诸天人众守护此地、并顶礼胜者瞿昙、咒诅不谦恭非人者。又告诉尊者如何呼叫夜叉军帅众，即呼唤一大堆印度教神名。后离去。

次日，尊者将此事告于僧众，令学习阿吒曩胝之守护经。

#### 等诵经

[尔时，世尊与五百大比丘众俱，游行于未罗族之间，次第游行至名为波婆之末罗族都城，于彼处住名为纯陀铁工匠之庵罗树园。]

1. 此地恰好新建名为郁婆达迦讲堂，波婆之末罗族请世尊最初之受用此，世尊诺然、并为之说法。及至夜半、波婆之末罗族等离去，而比丘众远离睡眠，世尊以背痛为由离去休息，遣舍利弗继续为僧众说法。

尔时，恰尼乾子死于波婆不久，而因其死，尼乾诸徒分裂为二派，互相相斗、相诤，而渐卷入斗诤，交系锐利舌锋而住。舍利弗将此事告知僧众，说此法非正、不导出离、不令至寂静，而世尊之法则然。

1. 问：何为我等之佛法？答：彼是正说、善说，引导[出离]，令至寂静，依正等觉者之所说也。[故]我等之一切，令其结集之，当不令之纷诤。盖令此梵行之永续、久住，为众多有情之利益、安乐，慈愍世间，为诸天、人之利义、利益、安乐。

问：一法者何耶？答：一切之有情依食而住，一切之有情依行而住。

问：二法者何耶？答：名与色、无明与有爱、有见与无有见……【略，太多】

问：三法者何耶？答：三不善根、三界、三漏、三有、三慧、三学、三神变……【略，太多】

问：四法者何耶？答：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四静虑、四修定、四无量、四无色、四依、四圣种、四勤、四智、四预流向支、四沙门果……【略，太多】

问：五法者何耶？答：五蕴、五取蕴、五趣（地狱、畜生、饿鬼、人、天）、五盖、五学处（五戒）、五根……【略，太多】

问：六法者何耶？答：六内处、六外处、六识/触/受/想/思/爱、六界、六随念处、六决择分想（无常想、无常苦想、苦非我想、断想、离贪想、灭想）……【略，太多】

问：七法者何耶？答：七觉支（念等、择法、精进、喜、轻安、定、舍）、七定具（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七识住……【略，太多】

问：八法者何耶？答：八正（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应供人（预流、成就预流果应证位、一来、成就一来果应证位、不还、成就不还果应证位、阿罗汉、成就阿罗汉[果应证位]）、八施事、八施生、八众、八世法（得、不得、名声、恶声、诽谤、称誉、乐、苦）、八胜处、八解脱……【略，太多】

问：九法者何耶？答：九害心事、九有情居、九梵行住之不时不节、九次第住/灭……【略，太多】

问：十法者何耶？答：十依因法、十遍处、十善业道/十戒（离断生命、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虚诳语、离离间语、离粗恶语、离杂秽语、离贪欲、离嗔恚、离邪见）、十圣居……【略，太多】

、

#### 十上经

[尔时，世尊与五百大比丘众俱，住瞻婆伽伽池侧。]

【此篇为等诵经的别文、内容是其整理后的子集、由两个维度形成10x10的表格，依然由舍利弗讲出。】

# 中部（共152经）

# 相应部（共7762经）

## 有偈篇

### 诸天相应

### 天子相应

### 拘萨罗相应

### 恶魔相应

### 比丘尼相应

### 梵天相应

### 婆罗门相应

### 婆耆沙长老相应

### 森林相应

### 夜叉相应

### 帝释相应

## 因缘篇

## 犍度篇

## 六处篇

## 大篇

# 增支部（共11集9557经）

# 小部（共15集）

2019/4/13 初稿 长部前14篇

2020/5/27 长部续完